

PL 3090 JFENG

蕉風 月刊 346



\$ 1.50 senaskah

Backordered - 3 JUN 1982





得力助手 孔萬良 A.RPS



蕉風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 Chao Foon Monthly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72455, 572551, 572769*

編輯人：姚拓 / 白彥 / 梅淑貞 / 紫一思

KDN 0427/82 ISSN 0126-6608

定價一元五角 *\$1.50 senaskah*



1997

- 「我想像我們這樣寫了十多年的——或多或少會有一種……不是使命感。好像對自己的要求躍得越高。……」本期「蕉風人物」——梅淑貞在專訪中這麼說。文學與藝術創作是無窮無盡的，藝術家只能說更上一層樓，而絕對不能說已臻登峰造極的境界。如果有人這麼說，想那是自吹自擂說一番罷了。
- 梅淑貞是馬華文壇（雖然她說我們沒有文學）難得的奇葩。工於詩、散文、雜文，最近又向小說進軍。她是一位敢說自己話的作者。其直言、坦率（out spokenness）可在本期的專訪文章裏見其一斑。不過坦率並不等於囂張。如果文人要囂張不如去做電影明星算了。
- 寫作不需要甚麼偉大的動機：或正如梅淑貞所說的，既使你抱着使命感要改善人類和社會，可是人家不看你人家照樣活得好好。寫作，不需要討人家的喜歡。不過至少「我已經自己喜歡」。
- 「蕉風人物」是我們的一個新嚐試。我們計劃中是每期專文言評本地寫作人，發表他們對我們文詩、文化的見解，以及談談他們的文學經驗。

梅淑貞訪問

自娛之外，
還望娛人

日期：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七日下

午二時

地點：蕉風出版社

出席：白船、風山泛、岸沙、紫

一思

攝影與整理：白船



● 訪問以前

我並不認識梅淑貞。我知道關於她的也僅限於：梅淑貞，廣東台山人，生於一九四九年，七四年拉曼學院商學系首屆畢業生，現任馬來亞造酸廠會計師及公司秘書，著作有『梅詩集』及與牧奴合譯之『湄公河』。這是犀牛散文選中的簡介。我對她的認識也不比這些多了。

然而初中時就開始讀她的專欄——學報的『The Stranger Series』和後來蕉風的『人間集』。梅淑貞的雜文比她其他的文體寫得都好，文字感性，觀察敏銳。

看她寫吉隆坡：

最能代表吉隆坡的不是又瘦又長的國會大廈，不是無景無緻的湖濱公園，也不是又濃又膩的肉骨茶，而是她的中東式的火車總站。

又看她寫巴生河：

……嗚咽着爛泥河的嗚咽的河，濁黃、緩慢，好像從來沒有年青過。

又讀她淒美哀艷的感情散文，一時傾心。

第一次見到梅淑貞，有點壓迫感。也許讀『人間集』一直留給我一個『憤世嫉俗，言詞鋒利』的印象。岸沙說：「我們訪問梅淑貞吧。」我說：「你代我聯絡。」我感到心怯。

後來我們真的訪問梅淑貞了。我不知要怎麼開始。我問得那麼笨拙……

● 詩的開始

白 船：你是怎樣開始寫詩的？

梅淑貞：我開始寫詩大概是在唸初三的時候。那時候，檳城學友會舉辦一個詩創作比賽。我在報紙上看到他們這個徵稿比賽規則，那時他們學友會在檳城那個光華日報有個藍星詩刊，銀星還是藍星，大概是銀星啊。這樣他們用這個名字主辦，那是有成藍雁

他們幾個都在那邊做學友會的幹事。這樣我就寫了兩首詩參加，那麼其中一首就得
了獎。我就這樣開始。

白 船：那首詩叫甚麼名？

梅淑貞：『召喚』

白 船：那首詩是怎樣寫成的？

梅淑貞：那首詩啊……：

白 船：是爲作詩而作詩嗎？

梅淑貞：也不是啊。那首詩我覺得好像是講自己童年成長的過程。

白 船：談談你的梅詩集。

梅淑貞：梅詩集是在無可奈何半推半就下出版的。（笑）

白 船：如何半推半就？

梅淑貞：因爲我自己是不想出的。牧犛奴整天寫信來鼓勵，還有……他說：你一定要出詩集。

我說我要等到七十歲才出。他說你七十歲我就來不及了啦。（笑）他一定要爲我的

詩集寫序嘛。

白 船：那麼說是因爲他要寫序啦，不是因爲你要出書……。

梅淑貞：（笑）不是我要出書……：所以讓他滿足寫序的慾望囉。就那麼出詩集……哈哈……

白 船：你有沒看到溫瑞安對你的批評？

梅淑貞：有。有看到的。那是一九七三年，是嗎？

白 船：他說你的詩「傾向於浪漫的縱樂」，着重「一己感情的抒發……」。

梅淑貞：難免啦。那時我才十七八歲，那些詩都是在 一九七一年以前寫的。那時我才還不到

二十歲。

白 船：你同意他的說法嗎？

梅淑貞：我不否認啊！你沒看過我寫反駁他的文章吧？（笑）

白 船：我是沒看到。你寫過嗎？

梅淑貞：我沒有寫。我沒有反駁。讓他怎樣說都可以。

白船：那麼他說你那本詩集「…… is born 50 years prematurely ……」了。不但不會過早，而且五十年前出也「過遲」了。我覺得他似乎是誤解了你的意思。

梅淑貞：是的，他誤解了我的意思了。因為我本來的意思是因為有這個典故——牧羊奴這個典故。那時我二十歲。他叫我出詩集。我說我等到七十歲才出嘛。所以我說要等五十年。我就在後記那樣寫：But for shep, this book is born 50 years prematurely

白船：Shep，就是瑞獻。

梅淑貞：是的。Shep就是瑞獻。

白船：（停了一會）還有甚麼要問的，忘記了。（翻查小記事簿。衆笑。梅淑貞笑得嗆咳起來。）

白船：在梅詩集中，『水患』這首詩在風格上和其他的詩非常不同。你寫這首詩的時候是否對你以前的創作有所懷疑？

梅淑貞：是啊。那時我想開始有一個轉變。我寫那一首詩大概是一整本詩集裏面最後的一兩首。最後一首好像是『一個節日』。

白船：我覺得詩風有點像拉笛夫。你那時是讀拉笛夫的詩？

梅淑貞：我有看他的詩。那時候我正在翻譯他的詩。

白船：在翻譯中，然後才寫那首詩？

梅淑貞：不過我不覺得我是受他的影響我才這麼寫。

白船：我覺得風格上很相似。

梅淑貞：因為那時我是有感而發。因為我每天上學，在橫城有個地方叫 Caunter Hall 的，我們的巴士每天都經過那邊。那時水災水淹得很厲害。你真的看到只有亞答屋頂浮在水面上而已，整間屋子都在水中了啦。這給我一種很深的感想。我每大都經過那邊的，所以看到，有了這個感想才寫了。

白船：說說你翻譯拉笛夫詩集的前因後果。

梅淑貞：這個也是受牧羊奴的影響。（大笑）因為他們是好朋友嘛。

白船：他和拉笛夫？

梅淑貞：嗯。然後他說他想跟拉笛夫出一本譯詩集。他說他自己的時間不大夠。他自己已經翻譯了一首『湄公河』。一九六八年還是六九年的時候。是比較前期的。後來他打算要出一本。這樣他就問我跟他合作。他給我其他的詩稿叫我翻譯。我就這樣翻譯了。

白船：那麼你喜歡拉笛夫嗎？

梅淑貞：還好。他是比較特別啦。如果你讀拉笛夫的原文，是很美的。不過翻譯後是看不到啦。（笑）

白船：他着重於個人情感的抒發。

梅淑貞：他很注重音調。很美的。如果你讀他的原文就會感覺到。

● 一層更上的樓

白船：你對自己的創作有甚麼要求？

梅淑貞：哦！要求啊？當然是要求自己越寫越好囉。

白船：怎樣才是好呢？

梅淑貞：我想像我們這樣寫了十多年的——我們也算老油條啦（衆笑）。或多或少會有一種怎樣說啊？不是說使命感啦。好像對自己會要求躍得越高……

白船：相當的名份，相當的地位這樣啦……

梅淑貞：不是，不是。我倒是沒有，不管那個名份跟地位的。因為除非你不寫啦，如果你要寫的話，像我們這樣，沒有甚麼鼓勵啦，蕉風的稿酬又這麼低啦。（笑）所以我寫不是為錢啦。

白船：這樣你認為寫到怎樣才對自己滿意？

梅淑貞：我就是講，我們這些寫了十多年啦。有些，有相當……如果一個人寫作寫了十多年，雖然沒有說寫得很多啦，不過都是沒有甚麼間斷，有一種連續性這樣啦。而且我們

又常常看書，自己的境界自然會提高是嗎？還有自己的生活經驗，也會幫助你成熟。所以你會覺得對自己有一種要求，好像你還沒有達到你的理想。在我看來，我自己還沒有達到我自己的要求。所以我想我應該再可以更進更，更上一——

白 船：更上一層樓啊。

● 詩與散文以外的另一隻手

白 船：你寫詩寫散文雜文小說，那一種創作予你最大的滿足感？

梅淑貞：其實我寫得很少，詩是寫得比較久，因為我一開始便寫詩。不過以前，好像一九六八、六九年的時候我有寫了好些篇小說。不過，那種創作好像忽然間就這樣放棄了。因為我唸書嘛，所以沒有時間。寫小說花的時間比較久，而寫詩，因為篇幅短，所以要完成一首詩不需要寫一篇小說那麼長的時間。所以我就一直在寫詩了，後來就沒有再寫小說了。一九七〇年開始就沒有再寫小說了。如果寫也是一兩篇短短的而已。所以，如果講甚麼給我一種滿足感，每一種都會的，如果你認為自己寫得好的話。

白 船：最近，最能夠表現你自己的呢？

梅淑貞：最近我開始嘗試寫小說，我想我比較喜歡這種文體。

白 船：你近期的幾篇小說的主角都是以魏企儀為名，這是不是有些甚麼特別的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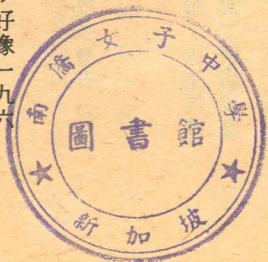
梅淑貞：有。這是私人的理由。(笑)

白 船：我讀起來自傳味很濃。

梅淑貞：(笑) 隨你的 Interpretation。

白 船：你對寫小說有甚麼要求？

梅淑貞：我不要說甚麼……甚麼……負起甚麼民族感啦……



白 船：不是說那些。

梅淑貞：當然，希望以後能夠做到啦，這是一種比較高的境界，不過不要強求，不要說因爲我要寫這篇文章要表現這種……可是如果你沒有這種題材的話，你寫出來也是很勉強的。因爲我現在才開始嘛，而且限於自己的生活圈子比較小，所以，那種文章到現在還沒有寫過。

白 船：到目前爲此，你寫了多少篇小說？

梅淑貞：才幾篇而已，不成氣候。

白 船：自傳味很濃。

梅淑貞：（笑）你又不認識我，你又怎樣知道我寫的是自己。

白 船：因爲寫小說都是寫自己的切身經驗開始的。

梅淑貞：是啊。我記得我一開始寫也是寫自己的。第一篇小說也是寫自己。寫自己上學，一天的情形。不過，我打算在寫另一篇小說，不是寫我自己的，而是寫我旁邊的人。

白 船：客觀小說。

梅淑貞：比較客觀的啦。

白 船：是甚麼促使你寫小說的呢？

梅淑貞：因爲我覺得自己寫詩已經到了一種階段，再寫下去也不能有甚麼突破啦。

白 船：所以改變一下？

梅淑貞：唔，所以改變一下文體。而且寫小說對我是個挑戰，如果要寫得好，很難。

● 文學的窗

白 船：你讀誰的小說？

梅淑貞：我甚麼小說都讀。

白 船：比較多呢？比較傾心的呢？

梅淑貞：（想了一想）張愛玲。白先勇。唔……………

白船：紅樓夢。

梅淑貞：紅樓夢當然啦。

（衆笑）

梅淑貞：我以前認爲要寫小說就要寫像紅樓夢，所以有一個時期我是想寫那種文體，不過：白船：我覺得你近期所寫的和你說的那種文體很相似。

梅淑貞：哦，這個可能是不知不覺。因爲自己讀得太深入了，所以自己不發覺我用的是紅樓夢的句子。可能旁邊的人看到。

白船：你認爲紅樓夢的文字是一種典型的小說文字嗎？

梅淑貞：是，對啊。

白船：小說都應該寫得像那種文字？

梅淑貞：沒有。紅樓夢並不是唯一的標準。我們還有很多方面可以發展。

白船：我看你寫過白先勇。你對白先勇的看法怎樣？

梅淑貞：其實以前我是很討厭他。所以我看不去。我一邊看他的小說一邊罵。（笑）

白船：你最先讀他那一篇小說？

梅淑貞：第一篇是很久——那時在蕉風，我唸初中一還是初中二的時候。『我們看菊花去』。

白船：那是他早期的小說。

梅淑貞：那時候我很喜歡這篇小說。很受感動。

白船：你在蕉風的專欄罵過他。你說你不是很喜歡這篇小說。

梅淑貞：我看像沒這麼說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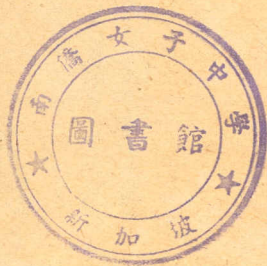
白船：你說讀不下。

梅淑貞：第一篇我看得下。後來的我就看不下。

白船：那幾篇？

梅淑貞：唔……………

白船：好像是到了美國後的小說是嗎？比如說芝加哥之死？



梅淑貞：那篇我倒還不怎樣討厭，我最討厭一篇是甚麼啊？是金大班的甚麼……是『金大班的最後一夜』是嗎？（白船：是的。）我很討厭那篇。那一類的。

白 船：台北人？

梅淑貞：台北人——對。

白 船：不過那一類小說紅樓夢痕跡很深。

梅淑貞：不過，不過我總覺得他太過娘娘腔。（笑）我覺得很討厭。

白 船：你讀紅樓夢讀了幾遍？

梅淑貞：Countess！（笑）

白 船：一千零四次……

梅淑貞：那是誇張啦。不過有人這樣來罵我就是——看歪啦。看扁啦。

白 船：你是不是打算向小說的領域進軍啊？

梅淑貞：沒有甚麼打算。

白 船：會不會寫更多的小說？

梅淑貞：我們這些是業餘性質的——半票（笑），所以沒有說甚麼——偉大的使命感之類啦。
在我自己來看，寫作是一種 Pastime ……………

● 自娛以外

白 船：消遣？

梅淑貞：是啊，像有些人打麻將一樣。我不會打麻將。在我是一種 Pastime。不過我們的態度是比較嚴肅。我們不是說玩玩。哦，有感必發（笑）。

白 船：我想問你一個較嚴肅的問題。某名作家說過：「每個大作家的寫作動機，不論是自覺也好，不自覺也好，都是爲了改善人類社會。」你對這論調的看法如何？

梅淑貞：覺得……既使你抱這種使命你要改善人類和社會啊，可是人家不看你人家照樣是活得好好的啊。是嗎？你看，我們這裏到底有幾個是看書的？我的朋友沒有一個是看書的。我平常見面的朋友沒有一個是寫作的。所以，我們沒有說互相影響這一類啦。我覺得文學不一定是必需品啦，不是必需品，是一種奢侈。

白 船：就好像 Video 那樣。

(衆笑)

梅淑貞：是啊。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的話。

白 船：我想也看個人的能力而定。

梅淑貞：對啊。

白 船：如果你是要改造社會那是要看你個人的能力。

梅淑貞：要改革社會啊，那麼一個社會學者或者是一個從事政治的人，他們的效果比較快，而且直接。

白 船：你常強調自娛娛人……

梅淑貞：對啊。

白 船：作何解釋？

梅淑貞：因為通常你寫，當然是——我近幾年寫的東西都是我自己喜歡寫的東西。我寫了會覺得自己比較高興。我自己也喜歡看這一類的文字，才這樣寫的。

白 船：比如亦舒呢？

梅淑貞：亦舒我現在並不大喜歡看。我覺得他這個人太囂張了。

白 船：以前呢？

梅淑貞：以前。對。我喜歡他不是因為他那種思想。我喜歡他的文字，很簡鍊。

白 船：娛人呢？就是那一類的自娛娛人嗎？

梅淑貞：那種是娛人哪，至於說自娛我就不曉得。聽說亦舒是靠賣文字為生的。那不是自娛。白 船：所以寫到別人喜歡自己喜歡就算了啦。

梅淑貞：是啦。我不知道人家喜不喜歡，不過至少我自己喜歡了啦，我不會勉強自己寫我不喜歡的東西。

白船：這麼說最重要的還是自娛？

梅淑貞：對啊。

白船：娛人不重要？

梅淑貞：因為我們是業餘性質嘛，我們不是靠寫作而吃飯嘛，所以我們可以做到自娛先啦。最重要是自娛啦。

白船：如果靠寫作吃飯就不自娛了。也許會很痛苦。

梅淑貞：是啊。如果你靠寫作吃飯，剛好你寫的東西是你很喜歡啦，而且讀者也很喜歡你的東西，就可以自娛娛人，是不是？可是如果你被迫寫那種自己不喜歡的東西——好像香港那個作家劉以鬯，他說他一天得寫八千字，他說他寫得很痛苦的啊。所以他有時要寫一些比較自娛的東西。

● 我們有沒有文學呢

白船：人家說香港沒有文學，你認為馬來西亞有沒有文學——我們有沒有文學呢——我是說華族？

梅淑貞：我想我們也一樣沒有（哈哈），難兄難弟。

白船：馬華文學是沒有啦？

梅淑貞：也不是說沒有。如果你這句話寫出來一定給很多人罵。

（衆笑）

白船：不過要看我們對文學的看法怎樣，是如何一個定義。

梅淑貞：我們這裏沒有那種氣候啊。

白船：有沒有所謂的文壇呢？

梅淑貞：文壇只是那幾個傢伙在搞而已。在那邊叫幾聲罵幾聲而已，可是對於整個社會跟本是無關痛癢的。

白船：與社會隔絕。

梅淑貞：對！社會——反正他們都不管你的嘛，你送一本書給他，嫌麻煩啊，他要找個地方來放。

白船：你對馬來文壇有注意嗎？

梅淑貞：最近幾年我比較少注意了。我看英文的書比較多一點。而且我近幾年在蕉風每個月寫一篇「人間集」，又比較忙一點嘛，又寫一點東西當然要看的書要比較多一點，所以馬來文作品我倒少看了。除了在蕉風翻譯的以外。

● 窗外的眼

白船：你接觸的外國文學以那一國最多？

梅淑貞：我是看作者。我比較看得多的書是 D. H. Lawrence，他的著作我差不多收齊了，除了他的短篇小說。其他的著作所有小說我都收齊了，而且都已經看過了。還有那個 Anthony Burgess 的書，也是喜歡的。他以前在馬來亞當過教育官，他是英國作家。

白船：法國呢？

梅淑貞：最近兩年我唸法文，所以可以看一看一點點。

白船：你在學報有個翻譯法文詩的專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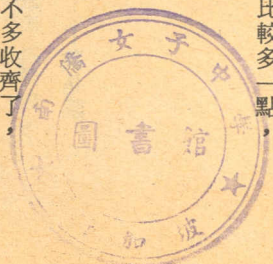
梅淑貞：那是從原文翻譯的。一點點。是開始階段而已。因為我的法文還不夠用。

白船：你覺得 D. H. Lawrence 如何？

梅淑貞：唔，我覺得他了不起。

白船：他喜歡表現男性的肉體美。

梅淑貞：我們看書有時並不只是看那些東西。他整個 Philosophy, you know。他有他一套的思想體系。不像我們這些作家沒有甚麼思想體系。他的體系是很明顯的。他每一本書都是一而再的強調這一點：就是說靈與慾這方面。



●本地作品與文學獎

白船：那麼對於本地的作品你有甚麼看法？

梅淑貞：本地啊？我覺得這裏的……（以笑聲代替）。

白船：你讀本地作品嗎？

梅淑貞：也有。有些單行本我也看到。好像報章我時也有注意。通常我們這裏的本地人士，不曉得，可能是個人的理由，他們都是很……怎樣講……敬塞啊。

白船：你對本地報張的文藝版常常「薄有微詞」，你對這些文藝副刊有甚麼看法？

梅淑貞：大概對提拔那些新的寫作文士有所幫助啦。他們有一種發表的園地。

白船：會嗎？

梅淑貞：我也不知道。因為自從本地南洋商報跟新加坡南洋商報脫離關係以後我就沒有在這裏投過稿，所以不知道他們的用稿態度是怎樣的。不過，我聽說只要是屬於他們圈子的稿他們才用。

白船：你覺得大馬文化協會的文學獎怎樣？

梅淑貞：我覺得他們頒發的方法不好。要推薦，不然就是自己選自己啦。這樣有很多人可能自己沒有選也沒有人推薦那些比較好的作品反而受忽略了。滄海遺珠。

白船：你認為這種文學獎是否真的能夠提高我們，所謂「文學的素質」嗎？

梅淑貞：唔。我想可能有一點啦。不過，我們那個文學獎獎金也是太多了。沒有甚麼獎勵性。不像台灣，他們聯合報那個獎，八萬台幣，就等於五千塊馬幣。

岸沙：不過至少也是個鼓勵啊。

梅淑貞：是啊。也是個鼓勵。

白船：那麼對你呢？

梅淑貞：好像對我沒有甚麼影響。因為錢太少了。如果一萬塊我倒會想想（笑）。

風山泛：你認為這個文學獎對於文學素質的提高會不會有所幫助？還是說只是在量方面？既使是獎金提高？

梅淑貞：這個我想是在於那個作者本身。如果那個作者他有志於要得到這個獎，他就在那一年內至少寫出幾篇好的作品，至少可以參加，這也許會提高文學作品的素質啦。

Butter and bread and wine

風山泛：我想補充一些問題。剛才你提到詩，寫到一階段就很難再進一步有更高的境界，所以轉寫小說和雜文，是不是這樣？

梅淑貞：唔。我寫雜文是一九七八年那時開始。那時覺得自己寫詩再寫不下去了啦，好像已經到了一個平原這樣啦，就有走下坡而已，不能再走上去，所以就寫雜文。一方面也是因為劉戈的鼓勵。他說：嘩，你寫雜文很利害哪！（笑）他說：你那篇是名句來的。想想有人欣賞啊，不就寫囉。

（衆笑）

梅淑貞：不過我覺得現在再寫詩我想還是可以再寫下去的。

風山泛：我看你近年來的詩風，就是說梅詩集下來的一系列，都是跟以前不大一樣……

梅淑貞：當然是不一樣的。因為一個人總是會變的。

風山泛：那麼你覺得現在的是不是已經突破了那種困境。就是說你以前開始走下斜坡的那種……

梅淑貞：對！對！我覺得自己有這種信心可以突破。因為以前那種處於十七八歲，既使二十多歲那種初期啦，好像很多時候是為寫而寫啦。現在已經不再是為寫而寫了。通常卻是真的要有話要講。因為我們有話要講啦，但是沒有人要聽，所以只好寫出來。

風山泛：那麼在技巧方面，會不會覺得自己有些新的技巧……

梅淑貞：對。覺得自己應用文字比較得心應手，而且好像我們這種寫了十多年，都是有自己一套喜歡用的文字。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 *structure of sentence* 啦，所以我

想我這種風格已經漸漸形成了啦，所以，寫起來不會好像以前那樣在摸索，寫得比

較困難。

白 船：近來比較明朗化了。

梅淑貞：對的。現在一提起筆就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寫了。以前不是，因為在摸索階段……

白 船：拼命在找尋意象、象徵……

梅淑貞：對啊。而且那時讀別人的作品，看看這個好，看看那個也不錯，應該學學他那樣子

（笑）。

風山泛：那麼你會不會覺得說，梅詩集出版之後，你以前的詩風好像告一段落這樣，接下來是另外一種作品，另外一種風格的出現？

梅淑貞：是的。我也是這樣認為。應該是這樣吧。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吧。以前我住在檳城，

現在住在吉隆坡住了十一年了。

岸 沙：談談這種轉變好嗎？

梅淑貞：以前寫梅詩集的時候卻是在中學階段，那種生活很平淡，那種學生生活。我也是屬於那些早熟形的。所以那時候多愁善感。一直想着要寫囉，想出來讓別人知道。

白 船：那時候詩對於你是甚麼？

梅淑貞：要怎麼說呢？唔……是 bread and butter。

白 船：一天不寫詩就睡不着啦？

梅淑貞：對。那時候好像為寫詩而活那樣。去到那裏都想着要怎樣寫詩的。我這個句子應該怎樣改？這個字不對應該用那個字。回去就得快把他寫下來。

白 船：那時候就是你很細心推敲「天空很希臘」這種詩的時候了？

梅淑貞：對對。開始的時候。開始的時候那種興趣，唔……really burning, you know（笑）

白 船：像空氣和水一樣。現在呢？

梅淑貞：是——可有可無。也不是說可有可無。只是那種——不認為詩是一切了啦。

風山泛：不再是 Bread and Butter 啦。

白 船：像酒一樣吧。有就喝。沒有就不喝。

梅淑貞：是啊，對啊。如果覺得自己要寫，有這種感覺……

白 船：有話要說。

梅淑貞：不像以前啦，拼命的擠出來。

(衆笑)

白 船：你近幾首詩以法文爲主題。這是否有甚麼特別的用意呢？

梅淑貞：只兩首而已嘛，不多吧。一首是『情婦』。一首是『我的幻想曲』。

白 船：有甚麼特別用意？

梅淑貞：有。私人理由，不可奉告。

(笑聲泛濫)

梅淑貞：增加一些浪漫性質。

白 船：表示你受法文詩的影響？

梅淑貞：沒有。沒有。我沒有這個心，不要冤枉呀！(笑)特別聲明，不是要標榜啊！(衆

笑)而且在這裏我也不是第一個這樣做，以前張愛倫也曾寫過幾首用法文題目的詩。

風山泛：張愛倫他提起過，他「自娛娛人」的成份重於一切。

梅淑貞：我也是這個理由。不過我還有一個理由，那是不能告訴你的。

白 船：你寫過一首『M的告別』的詩。M代表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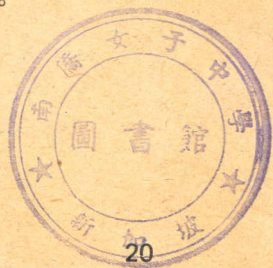
梅淑貞：私人理由，不可奉告。

白 船：代表一個人嗎？

梅淑貞：對。It can stand for a man , M是一個Man，是嗎，或者是……

● 後記

我們談了的當然不只這些。但梅淑貞是個詩人，我們最感興趣的，當然是她的詩。因此這篇訪談，我是想以詩爲開始，亦以詩爲結束。我們還談了許多其他的。比如對三毛，她的看法是：她過於招搖了。她喜歡三毛的第一本小說——『撒哈拉的故事』，新奇有趣。但對



三毛的其他小說提不起興趣。她說：「我一直覺得做爲一個作家是不應該太過招搖的。」我說：「三毛畢竟只是個需要出賣自己故事的可憐女人。」那麼說到「人格」的關係呢？她認爲在客觀的價值上是互不相干的，但讀者在選擇一個作家時，作家的人格卻是個決定性的因素。「她寫得好又如何呢，我不喜歡他的人，我也不喜歡他的書。」

梅淑貞自稱是個大戲迷，每晚必聽粵曲才能睡覺。她說起有一次趕看粵劇的趣事：一放工連飯也不吃，從「趕下坡，買兩隻熱狗跑進場。座旁的女人問：「你好鍾意大戲啊？」她拼命點頭：「是啊！是啊！」

「爲甚麼對粵劇那麼入迷？」我問。

「也許是粵劇多改編自古典文學作品吧。我對古典作品非常迷醉的。」她說。

梅淑貞迷紅樓夢是周知的。她如今在讀一本『王粲集』。

「是否對『現代』已經無所迷戀了呢？」

「哈哈，也許是人步入中年的必然現象吧。」

許多東西是無法用文字記錄下來的。比如笑聲。比如表情。比如動作。都留在記憶中。

唐人街

張媚兒

也許才是去年，或前年，還是
前年的前年，以前

（請原諒，我的混淆，不清
與含糊，許是

漸深的年輪，已把記憶，折磨得
短淺。）每次走過

快步的，還必須

掩鼻，或側臉，或，索性
仰望

前頭衆銀行的巍巍身影
藉以忘懷，最好是忘記
四周的腐敗
與空氣裏的，腐朽

但今早，今早的寒意

由腳下而生，向上，上

上至心頭

久久，轉化成哀吟
哀吟，原來你的大限，早已
藍圖在，大片的灰牆上：
全然的毀滅，不留一絲痕跡
也許，不會有人問：
這是人道，抑或，非人道的？

今年，今年的最後一次
落日，行人緩行，於已經途窮的
日幕中，彷彿聽見
行將就木前的沉重
呼吸，顫慄於河邊道旁
百年來的幽靈
惘惘的眼睛，惘惘的
陰影，籠罩着
蛛絲網下，一頭華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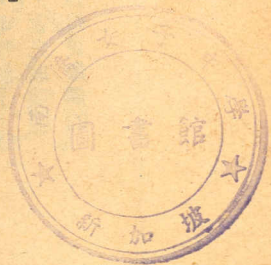
泥瓦，飛簷，木窗
灑金的龍雕
鳳刻，描上朱紅大字的
巨圓燈籠，在搖幌
黯淡了，都黯淡了
扭曲在，返光玻璃中
那比，輝煌更燦爛的
輝煌裏

火 與 雪

已經下雪了嗎？在萬里外，白皓皓的漫天霜雪，一張張黑白兩色照片，出現在每晨的早報上，無聲地展示：這是北方國家多年來最嚴厲的冬天。

但這裏，枕是軟的，被是溫的，早上的那杯卽沖卽溶雀巢咖啡，更是熱騰騰得可以冒煙。可是在那裏，冒煙的是人們呼出來的口氣，他們戴着絨線帽，繫着圍巾，站立在曼哈頓的波蘭大使館外，冰寒凝集的紐約街頭，焚燒一面蘇聯國旗。從巴黎到波昂，從東京到溫哥華，人群抵着風霜，操步過街，高舉着布條，抗議，抗議。十二月已經見底，在北方，仍然看不見一線曙光。他們都說，這是多年來最黯淡的聖誕節。

在這裏，沒有霜，也沒有雪，教徒並不普遍，但商店照樣大做聖誕生意。報紙上天天整版整版的酒類廣告，名錶廣告，無非是提醒你去買買買，送禮或自贈，兩皆相宜。還有免費贈品大贈送，要買趁快去買，而 *while stock lasts*。於是乎百貨公司擠滿了購貨的人，或看熱鬧的人，超級市場一群群的男男女女，或紅男綠女——這是瘋狂大搶購的季節，不知是社會的繁榮造就了他們，抑或是他們造就了社會的繁榮。



梅淑貞

架上地上都堆滿了物品。紙包紮得金碧輝煌的朱古力糖到剛出爐的香脆餅乾，從澳洲出產的黛綠芥蘭花到橫城培養的新鮮草菇，從波蘭伏特加到加利福尼亞蘋果酒，似乎只有食物才不分國界，不分政治思想的分歧。各地豐富的物產，從最自由到最不自由的地方，齊齊排排坐，坐在木架上。任人取，任人拿，只要拿的人付得起。而付得起的人竟有那麼多，超出想像力的多。但在波蘭，已戴上桂冠的詩人說「詩是甚麼呢如果不能拯救國家和人民」的地方，排起長龍的人群，在冰天雪地中，從早站到晚，排隊購買滲了水的牛奶，只黏着一點肉的骨頭，甚至一無所得，一無所有。他們此刻最需要的是溫飽，與自由。

而這裏的人關心的是感官的刺激。越直率越受歡迎。中產階級以上的人都會說：Video tape 好好看呀，爲甚麼不買一個？再加上報刊廣告的推波助瀾：「擁有一架錄影機是您的身份象徵」，更多的人願意承受它的疲勞轟炸，可以晚晚坐上五六小時，不思亦不想，還有誰會在乎心智的死亡？去關心自己的命運是否已淪落至任人操縱的地步？

帶着大皮箱來淘金的歌女明星媚笑着說：這裏的人和這裏的天氣一樣熱！熱？誰沒見過火，那可以焚毀一切的火？但已麻木的身心怎能去感覺到水的深，與火的熱？歌唱得好不好有甚麼要緊，唱的是甚麼又有甚麼要緊，只要去迎合衆人的所好便能各得其所，皆大歡喜。而這裏也彷彿是個無底的金礦，怎樣挖怎樣掘都不見底，真的是那麼富足嗎？爲甚麼報紙上天天都有人要求援助，頓失所依的，病得奄奄一息的、心臟有孔的，都在期待着，那一點側隱之心。這些側隱之心，又會不會隱藏於那些醉生夢死的人的心裏？

八一年已到了盡頭，在北方，是冰雪的寒澈而清醒；夜在南方，是不是必須等火燒成了灰燼，才鬼魅似的自廢墟中甦醒？

我們的日子

• 高曉風

我們的天空

只有鴿子的飛翔了

禽、鳥、雁和鷹

不再對我們的天空有所眷顧

我們的青草地

是給巴拉松雄霸着的

連一隻蚱蜢，和一種叫做

「小花轎」的甲蟲也容不下了

我們的田地

是一片單純的倉庫

除了穗與穗的低吟，此處

連流水的聲響也讓人暈量欲睡

泥鰕、甲魚，乃至黃鱔也不再
翻開水皮，給你一瞥玩皮的調笑了

我們的秋天

確是豐豐實實地——

在機械與機械的連續運動中
而人的聲帶只能用簡單、微弱的調子
陪伴自己一個下午

我們的春天

是栽在花盆裏的。如果

你想要一枚蝴蝶從花間飛過
敢請你，遠走一趟蝶翅谷，商量着
跟人家暫借一段日子
能否允許？也還未可知！

十七的唱調

• 高曉風

那人默默獨吟

沒有玉笛沒有胡笳

凝結遠在的山綠

低喚那一山的迴徑

一種絃音混和着陽光

展翅而來

風原不該掠起

以一種草香的言語

欣賞一株松樹的立姿

掀起一次次底音律

張手攔不到松葉。枝搖

長廊更無人

無人踏響長長的寂寞

樓台

更冷

那是十七歲的唱調。

石柱敲響的迴音

——談張瑞星詩中的主題

• 林添星

「當然這些年來，學報與我，自有一份深深的感情，不是甚麼揮一揮衣袖就可以別過頭去的。」張瑞星懷着離別依依的心情寫下這段文字。他編了四年『學報』，兩年『蕉風』，如今就這麼帶着讀書人的聲音到台灣升學，尋找他的理想。做爲一個現代讀書人，張瑞星有他自己的抉擇；做爲一個文學愛好者，張瑞星有一顆探索的心。努力充實自己，是每一位寫作者最基本的條件。

近來張瑞星致力於他的小說，但並沒有冷落他的詩。在詩鈔『眼前的詩』出版後，他企圖改變詩風；成功與否，不是現在所能下定論的。在文字結構上肯定是改善了不少。這麼多年來，他只出版了這份詩鈔，創作不豐是一個因素，而此地詩集滯銷是另一因素。張瑞星當時編着一份銷路不廣的純文學刊物，自然明白這些。

在這篇文字裏，只是我個人讀張瑞星的詩的一些感覺及對主題的探討，或談不上分析，談不上批評。

(一)

張瑞星的詩一路來都服膺於清新的風貌。象徵與敘述是他詮釋主題的途徑；哲理是他詩

中主要的意識，而生命、成長、控訴和追尋則是他詩中的世界。詩人在幻想的唐宋中徘徊遊蕩，有詩有文學，是詩人生命光輝的一刻，他寫：

在唐宋，風是一個散髮弄扁舟的詩人

或一株自憐的悲哀蓮

在異域，風是一個頂會占人的吉卜賽浪人

或一個來自東土的行腳僧

而風已是失卻方向的箏

舞着滿懷滄桑

四海浪遊

這是「風的故事」裏詩人給「風」所下的定義。「風」是唐宋散髮弄扁舟的詩人，在山水與悲哀的世界中成長，在廣闊的天地間遊盪，為詩為文學窮盡畢生時光。而在異域，「風」是一個來自東土的行腳僧，從東土千里迢迢地行到西方，他是一個流浪的吉卜賽浪人，沒有自己的鄉音和歷史，帶着好奇與嚮往、挾着逆叛與幼稚的步伐，走上沒有目的沒有終結的路，而這行腳僧已不再是東方的行腳僧了，而是失去方向的箏。接下來張瑞星寫：

風就是這麼一襲失卻鄉土的白長袍

歲月中一個不幸的過客

一匹故事的黑馬

「風」是「散髮弄扁舟的詩人」，是「來自東方的行腳僧」，是「失卻方向的箏」，「失卻鄉土的白長袍」，「不幸的過客」，「一匹故事的黑馬」。滿懷滄桑，從古代到現代，從東方到西方，風是沒有肯定的方向和詮釋。古代的風是詩人筆下的世界，而如今已失去了鄉土，淪為不幸的過客和馬，被驅使着向西方馳行。

張瑞星早期的詩最常見的主題是對生命的體認和解剖。人活着必須面對生命，尋找生命的奧秘。生命的最終是死去，而在這種種歷程中，從童年到少年，少年到中年以及老年，張瑞星都稍有觸及。當然，在他年輕的生命裏，寫他童年以至少年的體認會深刻些，「沐浴鳥」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其他如「青色蜘蛛」、「愛情與羊群」、「如雨的行板」、「木瓜葉」和「他們」等等或多或少都透露出他五陵年少的心智、體認和見解。在「沐浴鳥（致大竹）」裏他這樣寫：

在一朵花葉墜落的寂靜間

冥思青山之後的草木山水

她終於看見新月的雨花中

赤裸的自己

像透瑩的星子拾露

墜落河裏

在清晨的水中醒來

在清晨的水中醒來的她已發覺自己不再是當年疊沙做城堡的那個小孩子，她該會成長，會「聽見自己的聲音」。沐浴之後與沐浴之前該是一則完全相異的生活。一聲雷霆，她的旅程告終結又再開始，另一個生命會更燦爛、更輝煌。認識自己，看見自己生命的真像，在這複雜的社會裏肯定會走出屬於自己的道路。而這一刻的覺悟是「在一朵花墜落的靜寂間／冥思青山之後的草木山水」，這種心智的轉捩點將引導着、肯定着往後的生命和命運。

「青色的蜘蛛」自囿於一棵蘋果樹上，「在沒有陽光的下午」牠「憂鬱地／望着青草地上黃色的落葉／以及空無人跡的椅子和球場」，而「在夕陽無限好的黃昏／悠閒地／穿梭在盛掇陽光的網間」，這是詩人的自嘲。自囿的生命是個人的悲哀。不能說服自己，不能諦造自己的命運的人便是詩中的主角。「在下雨的眼上／快樂地／寫無意義的胡說詩」可能是張瑞星的詩有時不受到歡迎和排斥的主要因素，「如雨的行板」、「窗」等篇都不是嚴謹的詩

，他只求清新而未兼顧詩的許多要素。

張瑞星的另外一個主題是對社會的批判，如『下午五點鐘的時候』和『W.E.D.』等。落身都市是一種痛苦和憂傷。車輛擁擠的時候，「我經過城市像逃難／逃難城中的污染像逃避滿城黑色的獸」，不逃避是面對死亡。而要逃避則沒有甚麼路可以走，因為「今夜我頓悟原來一切還是從工廠煙窗開始／走向自然的路着實遙遠」，自然沒有終點，太陽下山也沒有終點，所以我們的大自然已被工廠煙窗和「滿城黑色的獸」所吞噬。

『下午五點鐘的時候』是詩人「倚在路旁漆黃色的欄杆」看都市車輛人潮沖擊的敘述：

商業學的女孩穿着褐色校服

一手拿着書夾與課本一手放在頸後髮上

一邊露出白齒與男同學言笑甚歡

男孩背了一個繡上圖紋的布袋

手巾拿着一本厚厚的英文小說

「商業學店的女孩」和「男同學」似乎不懂得工作的忙碌，他們「言笑甚歡」，僅僅言笑，沒有談及某些課題，或者這是城市年輕人的愜意和浮誇，他們只有一個小小的天地，或者兩人，或者較多，但都是存在於狹小的世界裏。在這西方文化的狂飈逐漸侵襲過來的時代，人們的生活開始西化起來，有興趣閱讀的都市人總是「手中拿着一本厚厚的英文小說」。這種悠閒的舉動與「衣著緊裹全身的建築女工／一面與冰水檔主人談話／一面回頭去看駛來的公共巴士號碼」顯然是一個有力的對比。忙碌是都市裏必然的現象，但在種種社會洪流的沖擊下，許多人已失去了本來的面目和尊嚴，忘了自己的傳統。除了這些，詩人也寫：

以及更遠的山與林叢間
以及高樓大廈與工廠頂端

遙遠的山林已被眼前的高樓大廈和工廠所阻隔，那種大自然的青蔥和寧靜已不復存在，取代的是繁榮中的建築物。在濃煙裊繞的城市，人們是多麼渴望呼吸一些清新的空氣。「下午五點鐘的時候」最後五行是：

穿長袖白衣的學校交通指揮員

在路中間立示「停止」的交通標誌牌架

所有的車輛逐漸停止

一群白上衣短藍褲的下午班小學生

搶踢足球般奔掠過路去

這又是一個對比。城市生活是永無休止的。川流不息的車輛停止後，便是小學生們以飛快的速度掠過路去。然後又是軋軋的沉重磨擦聲和機械操作聲。或者只有萬籟俱寂的星夜才能減少這種忙碌的氣氛。

除了這兩個明顯的主題，詩人像在追尋甚麼，如「永遠有一座城堡」和「木瓜葉」。人生是一種追尋，只有不斷的追尋中才能體會到生命的意義，才能有偉大的抱負。而張瑞星追尋的是甚麼呢？

以蝸牛之步走向新生

走向腐朽之後的不朽

——『木瓜葉』

走向永恆與不朽的步伐是緩慢的，要永無休止地去發掘，去探討，去磨練。木瓜葉「來自泥土」，而又「回歸泥土」，永遠在世界上銷聲匿跡。世界萬物都如此，軀殼必會腐朽，必會消失在宇宙中。只有另一片葉開始生長的當兒才能繼續的生活下去，才能繼續存在，只有永遠不死才能達致永恆，而詩人以此來闡釋人生永恆的哲理。人無法長存下去，也沒有「

另一片葉」的承繼，唯有精神的長存才是永恆的。寫詩，亦如此。詩人說：

失根之後 腐朽之後
希望升起 不朽的新生

另外一首「風花雪月」的片斷：

捕草坪間的蝶般，赤足地
抒寫夏季的詩
風箏般，依然想飛
少年，拾起墜下的箏
種花去

「箏」是隱喻蒲公英的種籽，隨風飄揚。而詩人捕捉它如「捕捉草坪間的蝶般」，又如同捕捉詩的繆思，謹慎地，用心地捕捉。詩人以此與寫詩相比。種花是一種不朽的事業，而具有承先啓後的責任。種花要有良好的技巧，要有堅決的意志，不然，萌不起芽來，在沒誕生之前便夭折了。我們不希望這樣，我們等待着百花爭艷的日子。「蒲公英」就是「箏」，是「蝶」，也是「花」，捕捉種籽至種下是一段痛苦的過程。詩人以無畏懼的精神，承受着這種煎熬。

張瑞星的追尋與憂傷可見於「永遠在一座城堡」：

我不知道森林是在城堡之前
或城堡之後才是森林
不眠的沉深的夜
我聆聽河流過的聲音

我抽屜中褪色的地圖上

找不到他們的所在

還有多少人不在乎它的存在或不存在呢

我不知道，我漸漸窮乏地生活在

期待城堡的焦慮惶恐

……(略)……

我不知道，我相信永遠有一座城堡

在塵埃滿佈一如浮沙的鏡後

過去與現在

不知如何與爲何地存在

像一座不眠的風夜

只有樹的搖曳

與不安的飛鳥……

許多人都不在乎城堡的存在或不存在，但做爲一個知識份子而不去思考這問題，是現代生活的悲哀之一。詩人無法肯定城堡的所在，「何處」，是一個謎。這城堡不在地圖上，也不在我們的眼簾中，不是巍峨的建築物，更不是古代的宮牆。它是詩者心靈中不倒的形象。詩人寫詩，在追尋城堡；讀書，也在追求城堡。做爲一個現代讀書人，他的心湖澎湃，企圖在思考之後尋得一顆「啓明星」。

(一)

近期張瑞星在創作方面顯然已有頗大的突破。主題、文字都有新的趨向或較前強烈。尤其是詩的語言，隱隱透露出自己的聲音，完全擺脫了楊牧和楊澤的影子。而題材乃着重於追尋、探索和肯定。社會意識是有的，人類內心的掙扎、困囿和理想仍然充塞在他的詩裏。小

說也是如此，以失落的心情出發，企圖尋找人間的「樂土」。如小說「北回歸線」，他寫：「嚮往那個世界的我們以及我們嚮往的那個世界，都灰飛煙滅了，死去了。」那個世界是安寧的「樂土」，嚮往的人和所嚮往的樂土都變了質。最後「也許並不必回答。費獨庵又燃起一根香煙。火車早已開行了。他沒有聽到汽笛響聲。窗外明明暗暗的景物不斷倒退。冷風呼呼地拂號，車廂拖過軌道的沉甸聲，在黑暗裏格外響亮。」這是「M的夜行」餘音裊裊的承繼，帶着失望的心情回歸。另一篇小說「飛鴻踏雪泥」，石紹勇舅的死像微着中華文化的沒落。他死後只留下篆刻印譜，但在沒有人承繼下，遲早會消失、滅亡的。做爲一個知識份子，張瑞星的胸懷是激盪且質疑的。

從他的小說，可以看出他正努力改變前期風格，也足以觀摩出那種追尋和失望的傾向。一個詩人不能囿於一個表現方式或風貌，在出版了「眼前的詩」，張瑞星正尋求着另一種表現方式和文字，期待着一個成熟的聲音。「M的夜行」、「門內的聲音」、「秋風落葉詩」和「石在」等是他的初試啼聲，投石問路。詩裏沒有晦澀的詩句，也沒有複雜的意象，多是一氣呵成，不分段落。

「M的夜行」詩人懷着希望和追尋的心情出發，在黑暗的行程中企圖尋找他的理想。「下一班列車的號笛黎明會否鳴起」，「他預言走盡黑暗長途／人們就會看到啓明星」和「已是今生的多少個十五年後」，都是懷疑和充滿疑問的句子。尋找一種理想，不辭勞苦，馬不停蹄地鞭策，一個行程緊接着另外一個行程，帶着傷痛的肩膀馳行。日子一天天地過去，告別後又再回來，帶來的是否是理想實現的歡愉？抑或如「北回歸線」的「還要這般答覆他麼？」的茫然？在這首詩中，他轉換了三個風景。有一次：

他開始告別避雨屋簷下與走廊的人群

他向腳下的泥土與石頭告別

他向痊癒的天空告別

他預言走盡黑暗長途

人們就會看見啓明星

他要到一個遙遠的地方，地球使他失望。他要告別曾經共患難過的人，直到「啓明星」在望的時候，就是最終的旅程了。而「他與他鍾愛的人們聽不見／祈望的花開聲音」是美麗的春天的踪跡。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意志是堅強的。

那個「在炎夏的夜裏寫秋風落葉詩」的詩人，在春盡夏來的時候寫下：

想留住春天花開的聲音

他們總在風沙的初夏死去

而雷電止息還是閃爍，沒有誰來答覆

他們衝護水、岩石與泥土

在侵蝕過來的愚昧、狂妄、私利等等烈焰中

他們用共同的眼神企望豐美的景色

像清溪那樣在衆人歡呼中湧現

但是除了無盡的盲默他們甚麼也看不見

於是當夏潮游過來

他們就在繽紛的漩流裏倒下

再站起來的時候

他們悲哀地發覺

春還未盡自己就已死去

或者，只剩下一副傷懷

在炎夏的夜裏寫秋風落葉詩

——「秋風落葉詩」

「他們總在風沙的初夏死去」，因為他們抵禦不了夏季的荒涼，承受不了夏季的炎熱。

他們有太多春季的幻想，因此炎熱的氣候淹來時，他們招架不了，他們被沖擊，「在繽紛的漩流裏倒下」。曾經擁有的「丰美的景色」始終會失去，如春天的消失。在世紀充滿狂妄、私利的淫威下，能保護一己的信念與理想者並不多。我們應該有適應各種生活的習慣。「他們」多少年後，再站起來的時候，或傷感、或悔恨、才覺悟自己的「錯誤」，世間不容我們懷抱太多的夢幻，我們沒有力量挽留地球的運轉。

「門內的聲音」全詩如下：

寫詩，或者潮漲的祈喚

僅僅文字，與聲音

也只是虛無的注視與熱情的瘡痍

門外是風暴與驚鷲

綉影的美麗猶如游魚靈鳥伸手不可及

一九七九年十月了，仍有人相信

自己與自己的聲音是永不陷落的城堡

依舊相信長夜的安全色是心中的陽光

芸芸衆生的燦爛韶華間

有誰是突圍的東方行者呢

他是兼善天下博愛萬物的臥龍胸懷

在貧旱的土地撒播種籽

而他知道他離去的時候它們還不會萌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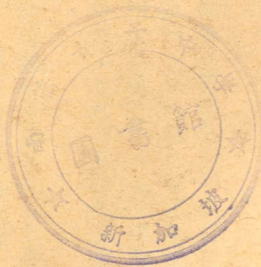
他知道自己不能及身見到

人們不知多少年前就渴期的理想園

他只是滄海中的一滴水珠

他只是衆希望中的一絲聲音

多少挫折與感慨傷痛之後



他仍然相信誠愛信賴的古老夢幻
除此以外，沒有甚麼更中庸更重要了

寫詩如潮漲的祈喚，詩人心中的苦悶與控訴，都流瀉在詩裏，而僅僅是文字，僅僅靠詩是不能挽救門外的不安和動盪。詩人坐案寫詩，有自己的信念；他執着，他熱忱，但寫思古幽情、寫個人的艾怨、寫五陵年少的豪情與感傷似乎不是一個有識之士所嚮往的。詩雖然不能挽救社會，但它有它存在的價值。相信「自己與自己的聲音是永不陷落的城堡／依舊相信長夜的安全色是心中的陽光」是不智的，詩人說。世間沒有甚麼絕對的事，一七七九年十月了，世紀的風暴開始侵襲下來，一片樂土一夜間可成爲風雨狂暴的焦土，個人的聲音是脆弱且不堪一擊的，這時「長夜的安全色」已不是「心中的陽光」了。世界需要具有「兼善天下博愛萬物的臥龍胸懷」的人，而這人必是「突圍的東方行者」，寫詩握筆者都希望有這種胸懷，我們不能摒棄自己的傳統。寫詩是活在「燦爛韶華間」，沒有人能否定詩的價值。雖然我們不能絕對相信自己的聲音必會永垂不朽，但做爲一個「突圍的東方行者」是我們所嚮往的。這東方行者不是張瑞星早期的詩『風的故事』中那個行腳僧，而是肩負自己文化的行者的生命有限，「在貧旱的土地上散播種籽」是苦澀的，自己不能見到收穫，甚至自己離去時他們還未萌芽，但這都無關重要，自然有人承繼下來。然而「理想園」是否真的能現實呢？這許多年前，甚至幾個世紀或長久以來人們渴望的理想園只有待自己的開拓和播種。他的胸懷必是偉大的、無私的。只要能實現，自己是否能見到倒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這會不會是詩人的責任和胸懷呢？

一個渺小的人，一絲微妙的聲音，都會有自己的力量。「多少挫折與感慨傷痛之後／他仍然相信誠愛與信賴的古老夢幻」。誠愛是構成美好社會的主要條件之一。

張瑞星相信詩人必要有偉大的胸懷，無私的信念。而詩人也必要有堅強的信心，或者不只是詩人，是每一個人。『石在』就是表現信心可以開創一切：

就會生長，即使是在

最寒冷的荆棘地帶

石在，即使長滿灰苔

被無盡黑暗禁錮

也會有火

奮揚泅泳在黑暗中

亮起寂寥，焚燃寥落

如果一個人在自己信心的火光中前進，即使生長在寒冷的地帶，仍然不懼寒風的侵襲，他有抵禦寒風的力量，這種力量就是『石在』。石的堅固，是內心的堅強。有信心的人，是永遠不會生長在黑暗的禁錮裏，他會生火，會泅泳，「亮起寂寥，焚燃寥落」。

石在，就會有狂急的嘩喇風暴

以及無言注視的激憤衆眼

像星星在遠遠空際

睜看花開

如迸濺的血

或一種名之曰火的植物的種籽隨風嘩喇爆散大地。

石在，可呼風喚雨；石在，就會有狂急的嘩喇風暴。堅強的威力無比壯大，可以把自己信心的「種籽隨風嘩喇爆散大地」，爆散給大地的子民，誠愛必需要有不妥協的心智才能表現出來。

石在

流水就會如流血流出動地聲音

從表深地層下響起

漸漸是洪昂如滾雷的洶湧

那是古羅馬早就霹靂過的歌吟

石在，就會有

詩在

在不息跳動的愛心中

成長

在這首詩裏張瑞星所要講的是「每一個人，一定要在自己信心的火光中前進。」古羅馬的壯烈早已迴盪整個世界，那時的宮牆，園囿，競技場，石柱，衣香鬢影，錦繡綢緞，詩人猶歷歷在目。石在，縱使流水，也會從地層下響起，至「洪昂如滾雷的洶湧」。流血是古羅馬壯士的象徵。如今，我們似乎缺乏這種壯懷激烈的人物了。寫詩，亦如此。有信心的詩人，則詩在；無信心的詩人，則詩亡。我們祈望詩「在不息跳動的愛心中／成長」。

張瑞星又過着學子生涯，他應該不會放棄他的創作。從這四首詩已可看出他近來創作的趨向，希望他能走出一條屬於他的漂亮的路來。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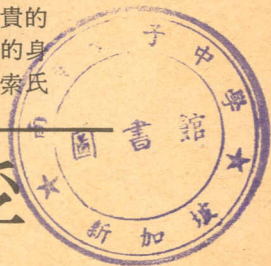
她的絕句中我只記得這一句。

已經夠了。任何震盪不幸奈何亂成的憂傷都在其中。

怎麼樣呢？她猶自笑着，加菜給你，勸酒吟詩，在眾人中自若。一株長在水裏的樹，請你不必去擔憂。

而擔憂仍是有的。那一臉無喜瀾漫的小女兒日後如何衡量瘋狂的人間世？怎樣忍受突如其來的災難？啊那楊牧筆下即將臨盆的盈盈是誰？陳少聰呢？十年前在純文學月刊裏長髮如水的陳少聰呢？是不是已易名為盈盈，在新鮮的愛情裏，捧着突起的肚子漫步？這個猜度跟你又有甚麼切身關係？你若在跟她不同的空間，日日在茨廠街與人肩肩相撞地接近群眾。你憤憤然離開一個幾乎生根的所在，了無餘情。你在掛着念珠、白燈籠、胡琴和木娃子的房間裏做文字遊戲，心智交疲兩我相爭，又與別人有甚麼關係呢？害怕極了「貢獻」這字眼，愛極了「放逐」這名詞，而那些自語幸福的人們，睜着空空的雙眼，灌輸着多兒多孫的知識，一面用好事冷酷的神情來打量你的愚昧尋探你的內心。溫馨猶是有的，只要退一步退一步，老父在旗山等你。剪五百朵玫瑰，摘一粒波蘿蜜，砍一梳蕉，札十把香茅，米飯是不會斷的。閒來去美麗園探方先生。路過成化堂，那門上寫着：成就虛無道體，化爲妙有玄門。再走是覺善寺：覺悟人生如夢幻，善知世事等浮雲。阿依淡到處是大屋小屋地廟院相對。塵心了卻無掛慮，雲居歸去有禪音。然而你是等着大場面的人。明報周刊期期有盛宴。法國酒調出的氣派，女士們的真絲，男人們的風流，啊區分階級的珠寶。高貴的靈魂可有蘊藏在那兒？悲愴的靈魂又在那裏？難道只在絳珠仙草的身上？你半輩子埋頭在書中尋找，而真正的人物又遙不可及。索氏索氏

一泓塘水亂荷浮



一泓塘水亂荷浮

，他幾時會來演講。孤絕的人是高貴的。即使是瘋子他也是高貴的。他不因為遷就俗世而清醒，不因為幸福而勉強正常，不因為人們而變移他自己。啊人們要求的不是這個。那個人甚至在報章上說：不可再愛時，當移愛馬華文藝。哈哈他真是幽默真是幽默。還是往泥土裏去尋找吧，泥土是生命回歸之地是萬物之源。那裏何嘗不是大場面？木葉驚微脫，相看惜故枝，一秋今古夢，萬樹別離思。農地好營生啊，天慕遼闊，憂傷的靈魂都給教來愁息。親近泥土的人必不會死於癌症不會傷於相爭。即使是死於憂傷吧，那又是何其高貴的死法何其浪漫的回歸。千紅陪葬百蝶來禱，恍如木葉搖落，入水飄無定，隨風下每遲，始知天地意，搖落總無私。索氏索氏，別要相笑此人憨痴，只有古格拉和火燒島才培養得出偉大的靈魂。自由放縱的阿美利堅又如何呢？還是令人憂傷吧。這一類老病可有甚麼藥引子？望聞問切這診微四訣還用得上否？

而你假如也是這樣地病着，那是沒得救的。除非把心給剖了，換個塑膠的，除卻到和尚廟去求個收容，然而你幾時拜過三請，幾時唸過黃庭？那楊二舍唱道：無非呢鬼騙神，車地車天，胡亂說一遍。除卻若瘋若癲，視通街行人如不見，蓬頭垢面，神憎鬼也厭，可笑可憐。除卻除卻，你只好拖着個病軀苟延，春花秋月，一步一吐血，啊那吐血的姿勢也如此美麗銷魂。因為憂傷者都寂寞，大地更寥落了，熱鬧留給那些熱心地介紹幸福的人們吧。憂傷者都恒一地立在天幕下，紅慘慘地與殘陽一色，都說不肯換心。

恐怖啊。恐怖。

中 毒

• 林燕何

• 兒子

挨到最後一節英文，敲了下課鐘，已經是傍晚六時半。夕陽逐漸沉入西方。微弱的餘暉被四面的暮色吞噬。

走了半個鐘頭的路程，才到達家門。兩條腿已酸得不能再走了。而且微微的抽痛。如果有一輛腳車就好了，上學時也不必被太陽無情的照痛皮膚。但是一輛腳車至少要百多元，而父親每月的入息還不超過二百元。底下還有幾個嗷嗷待哺的弟妹。家裏的費用，還得靠母親替人洗衣，才勉強湊得上。

買一輛腳車，真是談何容易。只要每天不餓肚子，也該慶幸了。

我剛把書包放好，便被父親叫住了，白鞋也沒來得及脫，父親交了兩塊錢給我，吩咐我到鎮上的雜貨店買土酒。

我斜睨了板壁上的日曆，31號。我想：今天大概父親領了薪水吧。

我想開口問他要一些錢，買一些用具，好像我的襪子，已經破得不能再補了。每次同學都用嘲笑的眼光盯着我，令我不由自在的感到自卑。

不過話到舌頭，又溜了回去。雖然剛領了薪水，我猜想他身邊並沒有多餘的錢，可能他拿去賭，輸掉了，或者還一些欠債，這樣七除八扣，也就所剩無幾了。

走了十五分鐘，我便來到那間雜貨店。

我告訴店主人說我要買土酒。店主人端詳了一會，（說起來我已是個熟客），便拿了一瓶給我，我一看容量，只有一半。我把兩元交給他，他便問我是不是××××的兒子，我點點頭。

然後他用一種近乎忿怒的語氣說，你父親欠了我幾十元，到底要還不還？下次再沒拿來還，就別來這裏買東西了。鬼，說完他「啐」的吐了一口痰。

我震撼了一下，簡直比被人摑了一下耳光更難受。但我卻必須承受，誰叫我們窮？窮，令我失去一切反抗的能力。

一邊走着，我的眼淚幾乎要掉下來。我想：或者我要考慮停學了，雖然心裏不捨得。但是另一方面，我可以去做工賺錢，日子可以好過一點。

我捏着那瓶土酒，想着：如果父親不喝這鬼東西，也許情形會好一點。至少不必受剛才那店主人的狗眼。但是喝土酒，在父親已成了一種習慣，上了癮。三兩天不沾上幾口，簡直會要了他的命。

其實喝這種土酒是百弊而無一利。有一次一位老師說：這種酒飲用多，會導至盲目，嚴重的會導至死亡。

也許我該勸父親，把這個習慣戒掉，不能眼巴巴的看他走上毀滅的邊緣。家中如沒有了他，日子怎麼過？

女人

今天去收洗衣錢時，老板娘把錢算錯了。當我告訴她多給了五元時，她笑說那是賞我的。我一時感激得一句話也說不完整，只是喃喃着：多里馬卡西多里馬卡西。（謝謝。）好心的老板娘。

一面走，一面盤算着：該多給蘇巴馬念這孩子一些零用錢，看他瘦成皮包骨的。還有，他那雙破襪子也該買過一雙新的了。最要緊的，米也吃得七七八八了。

回到家，暮色已黯澹下來。往常這個時間，蘇巴馬念應該回家了。今天怎麼不見了？

問了老傢伙一聲，才知被他使去買土酒了。這該死的老傢伙，整天就只知道喝酒，非要喝個痛快才肯罷休，看他總有一天喝出毛病來。

也不止吵過一次架了，有一次還被扯着頭髮毒打了一頓，但是死鬼就是死性不改，袋子有了錢，不是土酒，就是椰花酒，非喝個醉熏熏不可。

苦的是我們母子幾人，孩子要奶粉，蘇巴馬念的讀書費用。如果沒有我這副老骨頭在外拼着老命，這個家不知何支撐得下去？

蘇巴馬念終於回來了，帶回來了老鬼的寶貝東西。一見到酒，老鬼是連甚麼都忘了。

蘇巴馬念到廚房來，想幫我快些把晚餐弄好，不過我吩咐他去照顧弟妹，有我一人已足夠。

弄好晚餐，孩子們都團團的圍住飯桌。蘇巴馬念到房裏看了一會，告訴我原來老傢伙在房裏睡熟了。反正叫不醒他，我便對孩子說：我們先吃了，別管他。

吃過飯，把碗碟洗好，我便帶了兩個孩子到鎮上去想買些日常用品及食品。留下蘇巴馬念及三個孩子在家溫習功課。

在半路上，遇到了一位朋友，我便停下來和她寒暄。

忽然較大的孩子扯着我說：媽，妳聽。是甚麼聲音？是甚麼聲音？

我只顧着談話，根本沒聽到甚麼聲音。也許孩子敏感弄錯了。不過後來，我也聽到點聲音，逐漸由遠而近，是一連串急促的「嗚」，像足警車或救火車救傷車之類。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會不會是火患？

我連忙告別了朋友，來到常來的雜貨店，要了幾斤米和糖。

我沒在意的問店老闆，剛才好幾輛「嗚嗚」叫的車子，是發生了甚麼事？

那位店老闆說着我不大懂的馬來話。是關於喝酒喝酒的事情。我真想不通，喝酒跟那些

「嗚嗚」叫的車子有甚麼關係。

不知怎的，我忽然感到有些不安。匆匆忙忙拿了東西，帶着孩子快步回家去。

兒子

那個晚上爲了準備隔天的考試，我一直溫習功課到深夜十二點左右。

當我正準備收拾好課本時，忽然父親房裏傳來一陣時而低沉時而高亢的呻吟，聽得出那是父親的聲音。父親在嚷着痛呀痛死了。沒聽到母親的反應，大概睡沉了。

我低聲問道：怎麼了？爸爸，是不是不舒服？父親只是痛苦的低嚷：痛死了痛死了。我知道事態的嚴重，便大聲的把母親叫醒。

扭亮了燈，我看見父親痛苦扭曲痙攣的臉，口中不斷呻吟，兩手緊緊抱住腹部。母親醒了，一邊用力搖動父親，邊叫着父親的名字。父親口中似乎吐出沫，全身翻來覆去，像被尖利的東西刺着。

我被嚇得不知如何是好，一無所措。開燈，開燈，父親嚷着。我說：燈已開了。但是我看不到，我看不清楚。

一股涼意透過全身。父親瞎了？父親瞎了！

匆忙間？我吩咐母親看着他。我趕忙跑到鎮上去。雜貨店都關了門，我焦急的用力敲門。許久，店老闆才一口咒罵着，不甘願的開了門。他揉着睡眼，我要求他讓我打個緊急電話，再三的要求，眼淚快掉出來了，最後他才答應。

我撥着緊急電話的號碼，接通，然後說出我的遭遇。

· 司機

一天的工作終告完結，回到宿舍，用過晚膳，我和幾位同住的同事像往常一樣，扭開電視機看。

看了大約廿五分鐘，電話忽然響了。一位同事去接聽，另一位把電視機的聲量扭弱。

「哈囉，哈囉，是，這裏是，甚麼事？甚麼？緊急事件，緊急？在××鎮，知道了。」

那位同事越說越快，放下電話後，對我們說：「快，發生意外了，全部都要報到。」

於是我們迅速的換上衣服。一位同事問道：

「是甚麼意外？車禍。」車禍可說是最平常的意外。

「車禍那用得着這麼多人？是飲酒中毒。人數不少呢。」

在這裏工作了四年，這種事情還是第一次發生呢！

我們儘快的趕到肇事的住家，已經有幾輛救傷車先我們抵達，把中毒者載去中央醫院。

工作人員把中毒者抬到車上，我便開動，不知是那「嗚嗚」的訊號，還是發生了這種意

外。我看見馬路兩旁，站立了很多看熱鬧的人。

經過幾小時的急救工作，才告一段落。

我想起那些中毒者的痛苦的表情，真令人毛骨悚然。同事說：有幾位沒送到醫院，因為

中毒過深而告斃命。有些被證實雙目失明了。

我對自己發誓，下次可千萬不能喝酒了。尤其是自釀的私酒。這是一個最好的教訓。

· 醫生

這回又輪到我值夜班。大約在七點四十五分左右，當我巡視完畢，忽然護士黃小姐在背後叫我。像發生了甚麼意外。

「一批人因為飲酒中毒，已被送去 A 座院房。請醫生快去。」黃小姐簡短的說。我一聽完，便快步的走去 A 座院房。

在好幾位同事及工作人員的合力協助下，我們即速展開搶救工作。

救傷車不斷的送來一位又一位的中毒者，真忙得我不可開交。這種情形還是頭一遭呢！中毒者人數，一共有五十餘位。有一些已經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到了醫院已氣絕了。

另一些雖然性命保住，但也因中毒到某一程度，而告失去視力。

「這宗不幸又悲慘的意外之所以發生，主要是人們對私酒的毒性毫無認識。那些私酒本來是當作工業用途的，想不到被牟利的商人當作賺錢的貨物。」

但願這次事件發生，對那些喜歡飲私酒人仕，有着警惕作用。」

這段話，是我對一位訪問的記者所發表的意見。那位記者迅速的寫下，便拿起相機，「咔嚓咔嚓」的把那些中毒者攝入鏡頭。

隔天精彩的頭條新聞！我想：幸災樂禍的傢伙！

· 兒子

上帝，救救我的父親吧！還有我的母親，她是一個多麼不幸，苦難，可憐的婦人。我心不斷的禱告着。母親受了這個刺激，她彷彿蒼老憔悴了許多。

經過醫院人員的搶救，父親總算保存了老命。但是——他的雙目被證實失明了。我在旁守護着他，母親說：你不是要考試了嗎？我不知該如何回答她，也許，我應該與她商量關於輟學的事情。

——一八一八中旬完稿——

不名記

• 白船

吾來時帶來了沉霞的猶豫

吾來時帶來了太陽灼傷的背

吾來時帶來了灰藍的毛

和山穴中陌生的夜

吾在山野中交替了

沉默的夜體

吾在篝火中

溫起了最後的一點暖

吾只爲過於熟悉了

獵人涉江的水聲

吾從你們并列的夢陌走過

吾甚至不敢驚起一點聲音

吾已把哀傷摺藏入不名的夜中

吾之信仰已在不名的燈火中沉淪

吾不知道，吾是個聾了的夜

不知要如何告訊你們如何解釋

吾是傳說中噬月的

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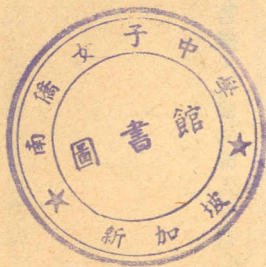
吾以月色撫慰腹底黑暗的傷

燈火呵燈火

你難道也只是不名的路口中

吾最後的一林牽

念？



說月

林若隱

當月昇空且神話

飛簷卽合十跪拜

迷信與隔閡

斯守一座座火山的憤怒至亡滅

成永遠的巔嶺。靜穆

仰

天

當日昇空且缺隱

街燈卽缺柱還圓

路與夜生活

斯守一朵朵霓虹與水銀的明滅

成永遠的裙角。旋舞

賣

笑

當月昇空且復盈

節日卽點燈延焚

神話與生活

斯守昏煙與紙灰，斷升與倦沉

成永遠的天地。瞭望

擲

揄

文化協會兩年



百年專欄

● 鄭百年

大馬華人社群基本上是個商業社會，除了商場之外，其他文化層面也或多或少地沾染上商業氣息。乍看之下，不免覺得難過嘔心。華人在這裏搞政治，實際上恐怕和做生意沒兩樣，幾個股東聯合經營，生意越做越旺，自己卻由於經常變賣股權，而且時常削價做虧本生意，反而越來越無法維持下去即可，信用第一，結果一直在吃虧。家庭負累那麼重，公司發下來的紅利及薪金卻是越來越少，雖然在股東會議佔有小部分席位，偶而也抬頭吭聲，無奈自己那一份是越來越小，實在是越來越難於養活一家人口。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只得利用下班的時間，在外頭搞些小買賣，補貼家用；否則的話，一家數口在通貨膨脹的今天，如何生活下去呢？生意做到這個地步，責斥他腐敗無能的確是腐敗無能，傷憫他可憐也委實是可憐。誰說做生意不是如上戰場？你不力拼就是被拼，你不力爭就是被征服，這是沒人情的現實；華人這場大生意做得一點也不好，不但虧本，恐怕後代子孫都還要負賬。

前幾天，黃昆福醫生及趙自新先生來台北，見面之後，內心不禁擊起一陣陣的漣漪，許久無法平息。文化協會準備本年八月間在吉隆坡舉辦一個最大型的書展，由台北出版界資助，他們倆人千里迢迢飛來此地，向台北出版界請教，並且邀請他們前往參加。作為文協的顧問，也略盡棉力，力促其成，為馬來西亞成就一件美事。

文化協會是華人社會下班後的小生意，雖然規模很小，只要於生計有補，你能說不支持嗎？你認為政黨不是你整體的一部分，他在方桌上卻是公認的代表；今天生意做到這個地步，過去的部分經理及職員固然有責任，家庭的其他成員也是有問題的。同是一條船，舵手及槳手有問題，沉下去的是整條船，而不是舵手及槳手而已。

參加做小生意的工作，應該是那年從倫敦回來後的事。理事會的名單我並不完全滿意，設計名單者不聽我的勸告，擬出這樣的一份名單，使我陷入困境——以一個黨外的人士，來領導絕大部分是政治人物的理事，頂頭的會長又遠在千里之外，這樣的工作如何會討好？這樣的生意怎麼可以做？義務秘書幾次到研究室來，我都一再搖頭嘆息；唉，華人政治缺乏眼光和膽識，從文協第一屆的理事的名單，似乎可以一覽無遺了。如果文協是政黨的，文協似乎不需要註冊，而且更不需要成立，他們各州及中央不是有文化局嗎？成立了文協，簡直是疊床架屋。如果文協是開放性的，目標之一是促進全體華族推動自己的文化，那麼，大可遴選無黨無派的文化人進入理事會，產生推波助浪的作用，早日達到預期的目標。如今，既註冊為民間團體，理事會又儘是政治人物，文協最終不紊亂自己的腳步，才是一件稀奇可怪的事。

「政黨人物和非政黨人物為甚麼不能合作？成為文協的骨幹份子。」誰願意否認這個可能性，無奈在目前的現實裏，這句話說得太早了。文協的成立，只是一個起站；是不是要從起站向前跨，主權者必須表示其誠心以及考慮當前華人社會的客觀環境，而華人知識份子恐怕有責任撮合兩者的關係，俾使文協向前開步走。如果文協不能在理事的名單裏表示其誠心，文協頂多只是個文化局的翻版，難於影響華人社會；如果知識份子不能負起撮合的責任，設法為這條船開啓新航線，那麼，所謂知識份子云云，和世俗一般人又有甚麼不同呢？

從倫敦回來後的第三個月，文協的組織就重新釐訂，理事的名額也重新規劃，文化界的活躍份子又逐一被邀請參加。這個時候，非政治人物的理事就大量增加，文協注入新生機後，理事會的會議才不至於像過去一樣經常流產或改為非正式會議。

新理事成立後，文協開始準備活動；這個時候的文協，窘事特別多，想起來真是不勝唏噓長嘆。

文協的「迷你」會所約四十平方呎，除了七、八張舊桌子和整十張舊椅子之外，簡直是「家徒四壁」，連開會時一個喝水的茶杯也沒有。除了每月一會，這個會所永遠是深鎖的，沒有電話，沒有辦事人；會畢，所有理事就「化整為零」，煙消雲散。

因為組別太多，大部分的月會都是馬拉松式的，上午十點開始，一直到下午四、五點為止，昏天暗地的五、六個小時就算一碟「炒棵條」和一杯「咖啡烏」的午餐來維持。這種傻勁如果用在商場或情場上，我想，早已致富成殷商或女朋友上打了。無奈這十幾個大傻瓜卻偏愛到這裏來吃「炒棵條」和「咖啡烏」，每月一次，而且還有氣力爭得臉紅耳赤！那家別無分號的「炒棵條」實在太難吃，量少還不打緊，炒得黑黃黑黃的，吃起來真不知是甚麼味道；尤其是那些爛豆芽，根比莖長，直叫你的牙縫難過。半年後，經濟稍微好轉，才每人一包肯德基家鄉雞，讓與會的人比較心滿意足一點。

會所的冷氣機是人家淘汰過來的舊貨，用得太久就會發脾氣吼叫，最後索性罷工休息，十幾二十人悶在「迷你」房間開長會，味道如何是可想而知；虧得郭小姐及一位女理事沉住氣，陪我們十幾個「臭男人」擠在房間裏！幾次向樓上交涉，一個字也沒發下來，其窘更可想而知。

首一年半的文協並沒有全職的秘書，郭小姐只是借調過來兼職而已，除記錄會議外，平日絕不在會所，協會有活動要辦理時，就得到五樓找她「幫幫忙」。清楚地記得，爲了推動第一屆文學獎，我就央託她幫了幾次忙，並且站在那裏等她把事情辦好。其他幾位熱心的理事，想來也莫不如此。當時站在那裏的窘態，實在非筆墨所能形容，更非外人所能瞭解。

每次開會，最使人擔心的倒不是「等一下吃甚麼」，而是「Quantum夠嗎」；理事會掛名的人實在太多，他們已經身兼政經數職，那裏有興趣來這裏悶吃炒棵條？缺席的老是那十幾位，經常阻礙月會的進行。碰到這問題時，義務秘書最傷腦筋，最後通過一條議決：「三次連續缺席，以自動辭職論。」結果還是不管用。理事會新舊理事非常多，三份之二是掛名，真正推動文化的只有新進的三、五位而已；說起來也委實可憐可悲。

第一屆文學獎是在極度艱難的情形下創設成功的；自己草擬章則，站着等郭小姐打字及發新聞，託人寫成疊的信封及貼成疊的郵票，自己組織評審委員會等等，以當時的情形而言，

我已淪爲文協的秘書了。第二年春天，鍾先生推動了「七八年美展」；夏天，又主辦了「書法訓練班」，文協的名字乃逐漸打開，讓華人社會感覺其存在。

文協的人事還算相當和順，會長黃醫生是政壇元老，那時又是上議員，德高望重，對於文協的工作，他永遠是抱著最大的熱心，時常飛上飛下，不過，由於爲人太好，有時倒無法制止一些不該發生的事。另一方面，他遠在吉蘭丹，文協發生甚麼事情，幾乎大部分必須由我來取決，無形之中，我的責任竟不遜於黃醫生，美展及書法訓練班的催動，都得由我來參與奔走及克服困難。一九七八年夏天決定主辦「文學研討會」時，我的工作更加繁重，而文協卻連一個全職的秘書也沒有。爲了迎接「文學研討會」，我決定一口氣出版三本學術叢書，工作更緊張得如從政者應付全國大選一樣。那年秋天，文協請的一名全職秘書上任時，研討會及叢書的工作已經完成了百分之七十。就在研討會舉行的前兩週，黃醫生遠赴香港。對華人社會來說，這是第一個民間的研討會；往後留台聯總、南大校友會及馬華公會的研討會，都受此風氣之影響。研討會結束後，「文協的工作不可以再做下去了！」我萌起離開文協的心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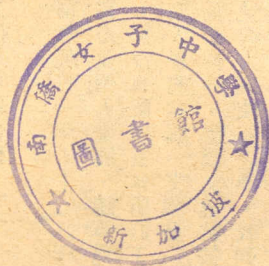
一直到目前爲止，一九七八年是文協最活躍熱鬧的一年——七八年美展、文化團體交誼會、書法訓練班、文學研討會、歌樂節、學術叢書及個人畫展，總算爲文協的活動奠下一個規模。除了書展之外，這麼多年來文協的活動，都沒有跳出當年所訂下來的項目。

全職的執行秘書上任後，並沒有給文協帶來太多的益處。文協是一個推動文化的單位，但是，他卻帶進太多的政治味道。幾位理事都憂心忡忡，認爲文協將被帶引到歪路上去；幾經折衷，卻沒法收到效果。一九七九年春天，受港大副校長之邀，我到港大去擔任爲期三個月的研究員（Fellow），臨行之前，辭卻了文協的工作。

文協的目標是正確的，我們有句話說：「不以人廢言。」難道就因爲主權者的過去，連推動正確計劃的協會也要廢棄嗎？華人社會目前不能接受文協，也許並不完全是華人社會的錯誤，不過，歷史將會證明，文協這檔小生意是值得去做的。誰不知道大生意能賺得更多？更能維持整家人？可是，你得承認，如果小生意走的是正確的路子，也能夠有補於家用；至少你得承認，小生意並不礙於將來大生意的發展。就以書展來說罷，誰願意千里奔波來辦這

件事？難道這是一件沒有意義的工作嗎？如果文協願意辦，你就以其「人」而廢其「事」嗎？走千里路，必須從腳下的第一步開始；登千呎峰，必須從山下的第一級開始；今天的華人社會，難道不是需要從新開始嗎？

勇於推動這個巨輪，敢於撮合華人社會的裂縫，必定不是一個庸俗不堪的人；除了真正的知識份子，還會是誰呢？



六月五日抄

陳強華詩兩首

C 丈夫的映象

之後C丈夫再懶得翻一個身
再懶得說一句話
或者做一個手勢

C丈夫用右手

把半張清晨凌亂的臉孔塞進浴室的鏡

梳頭髮時只見頭髮

擦鼻子時只見見鼻子

和着左手

把另半張黃昏的臉孔

以及掛在高樓天線支離的雲片

從辦公室的鏡裏拉出來

任晚霞似敵人般迅速霸佔剩餘的鏡面

C丈夫用一根一根的煙來燃燒

把身攤在安樂椅中溫習經理吩咐的作業

以電子計算機測量微弱的心跳
客廳几案上

插着的是不顯眼的白菊花，咳嗽藥
和剛背誦過的晚報經濟版

妻在睡房嘮叨冷氣機的度量

在梳粧鏡前解開胸前的一粒鈕扣

用心揣摩菊花在夜晚剝落一瓣瓣的清香

且讓烏黑的髮撥散在粉紅色的床被上

無意間

C丈夫發現自己完整的臉孔

多是蠢動的映像

而又漸漸停止轉為黯淡………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一日台北木柵

心路歷程

談自己

那陣子，白天與黑夜茫然走在異國的街巷

一張張陌生的臉湧上來又流閃過去

一波波奇異的語言淹過來又散開去

然後我必須走回自己的斗室

守護着未完成的詩篇及雕塑

這無非是對熱誠的執着

那陣子，疲憊的眼睛畏懼關上

我常仰望鏡中無窮無盡的夢

嚴重地自言自語

希望失眠夜裏仍有許多不眠人

苦想如何去詮釋歷史的榮華頹敗

那陣子，一隻好奇的彩蝶誤闖入我的心扉

在惶恐中未及掩蓋，常常享受着

小小的快感，苦痛卻慢慢滋長

我不時自責

而又期望一隻隻的蛹

破繭蛻變成蝶

飛出自己心中永遠開放的花園

那陣子，我確信在安祥的教堂鐘聲裏

有一種輕微的嘆息，發自遠方

那一瞬間對整個市景動搖顛倒

我急忙闖過幾個轉角

在寂靜的花攤前

看着年輕的花販

輕快地把凋謝枯萎的花朵

丟置一旁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八日台北木柵

單身女郎

她翻着 Avon 化粧品的廣告書。

那是今天早上同事張文慧在休息節時遞過來的。「妳自己看看可有甚麼需要的。」她接過忙塞進抽屜裏，因為那時校長正走來，瞥了張文慧一眼，沒說甚麼便走開。張文慧翻過身來細聲的說：「其實不是我的，我表妹的，我幫忙賣而已。」

放學時她順手的把書拿出和着一大疊學生的作業簿拿回來。一路走一直想着：大概真該添買些胭脂，或者也應該去試試新的化粧色調與技巧了。以前當正值黃金色的讀書時代時，她根本連正眼也不會瞧過這些東西。同學們都說她有着最迷人的玫瑰頰，笑起來粉紅粉紅的，那麼的清秀可人。以前是多少歲？十八還是二十？也不過只是相距十年左右的光景而已，那些年的形象竟然如此模糊了？有一日回家看到一張自己少女時代的黑白照片，泛黃中映出一張俊秀的臉。兩粒眼珠烏黑且有神，嘴角帶着羞澀的笑，長髮柔順的垂在肩上。她驚訝自己真的會如此青春煥發過。十年到底長不長？一生中到底又有幾個年？

把車子駛進烏森街，過了一盞紅綠燈後，她轉彎拐進新吉路，直駛不到五英里，玫瑰園即在望。玫瑰園第七路三十八號樓上的後房是她的住處。她一向只把這裏說成住處。家，對她而言，是那個在芙蓉某個小鎮上住着她父母及弟妹的那間屋。（或者仍有一間還未建成卻也不知會建在那裏的？）一個女人，一間房，向北的一面開着一扇窗，房裏擺着一張床，一張桌子和一座梳粧檯；當然她也可隨意的到客廳的沙發坐坐或者看看電視節目。但是這樣就叫個家嚟？但是怎樣又叫個家呢？一個男人加一個女人加幾個孩子？她冷笑了起來，帶着幾分嘲笑意。嘲笑。誰？自己？

她沖了個涼，小息了一會兒，然後到廚房的冰櫃裏取出昨天剩下的半粒洋葱，兩根菜心和一些肉，煮了一碗熱騰騰的快熟麵當着晚餐吃下，居然吃到沒剩半條麵。真好，沒有幾天有這樣的胃口。洗好碗筷出來，看見房東太太正笑盈盈地開門迎着下班回來的丈夫。他們兩個正在上小學三年級的學生孩子看見她齊聲的喚了聲阿姨，她裂嘴笑笑，匆匆上樓。

房裏此刻是昏暗一片。不見陽光的房間，怎會有光麗的日子？當初看中這間房，是因為陽光甚少有機會照射進來，她貪圖一片的清涼感。現在卻漸漸的懊恨起來。多麼陰濕的空氣呵，住久了真會令人想病。她捻開了燈。想着是不是只有失去陽光的人才會越發珍惜陽光？她拿起 Avon 化粧品廣告書，一頁一頁地翻過去。示範的人兒都是那麼可人。甜甜的笑靨，光滑得幾乎要透明的皮膚。她忍不住伸手去摸摸那些臉。（雖然那些不過是圖中而已。）嘆一口氣，心裏在想：她們到底有多少歲？

她又有多少歲？大概有三四年了，她不敢再提起「年齡」這回事。有人家問起時，她也是支吾着過去，像在逃避甚麼似的。其實真的是在逃避着甚麼呢？卅一歲的女人並不見得已失去了青春。是啊，三十歲的女人雖已沒有二十歲時的姿色，但卻有二十歲所沒有的成熟與魅力。三十歲還沒嫁人的女人也不怎麼樣，一百個人當中總會有個吧。她常常這樣安慰着自己。但是每當立在衆多人群的場合裏她就怯縮了。時刻都沒有忘記自己已是個卅一歲的女人卻還是個 Miss，時間都已在她臉上留下了痕跡了。第一次發現自己眼角的皺紋時就像是打了場敗仗似的癱瘓了下來，口中一直在喃喃唸着：歲月不饒人。

年前她趁着公假去參加了同學會。她同學中除了她還有哪個沒有歸宿的？她舊時好友李

春梅還帶了個小寶寶來，都已三歲，會叫阿姨阿姨的了呢。她看了喜歡，忍不住把他抱在懷中。春梅去拿了點食物過來，看着她抱着孩子，一番感慨地說：「妳也應該找個歸宿了。不好太苛求，可算正直的就行了。一個女人沒嫁個丈夫生幾個孩子，還真不算個完整的女人。」她明白春梅說的都是真心話。心中一陣蒼涼感，把孩子摟得更緊些。有個以前曾經追過她的男同學帶了妻子繞到她面前來問她：「怎麼？甚麼時候請喝喜酒呀？」她跟他打着哈哈說你的妻子真漂亮。心中的蒼涼感一直在擴大，不斷地在擴大。

那以後她一直沒再去參加過同學之間的聚會。去做甚麼呢？去擺一副卅一歲還未嫁人的嘴臉給人家看嗎？

她自己心裏何嘗不急。早在四五年前她就想物色個對象了。但在學校裏碰來碰去的都只限於那幾個男教師；多半都已有了妻兒的，兩個年輕的也只有廿三、四歲，剛從師範學院畢業出來不久，說甚麼也不能批在一起。自己平時又懶得出去參加甚麼社團；一個月中偶而出去看一兩場電影。她母親焦急得不得了。眼看着自己的次兒早已娶了媳婦進門，只有這個大女兒，還在一年一年地拖下去。第一學期放假時她回家，有個人來提親，她母親有意無意地提了提，人家雖然是在找個繼室，但是挺老實可靠的，又有些地產，歲數也只不過是將近四十而已。敢情是她母親急壞了才會跟她說出這番話來。她大嚷愚笨的女人。她再怎樣，也不會去給人家做填房的。大顆大顆的淚珠隨着自己的說話滾了出來。那晚上爲了自己的身價忽然降低而發了一整夜脾氣。她母親從此不敢再跟她提這些事。

真的，她忽然有買下多多化粧品衝動。二十歲有大把的青春可以炫耀，三十歲時，不是只能依靠化粧品來修補時間的痕跡呢？她冷笑。忽然感到自己原來是活在一個死框框裏的可憐小人物。一陣沒來由的情緒使她重重的把書摔在桌面上，熄了燈。上了床把被單蓋好，閉起雙眼，甚麼都不要去想。冷寂中只有那幾個 *Avon* 的可人兒，展開甜甜的笑靨，在望着她笑。

鑽石與石墨

——詩為甚麼不能翻譯？

● 思果

多年來我一直不解，為甚麼「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註)不能譯成外國文甚至白話？有一次對人提到文學的美，他就提出這個問題問我，我當時的解釋是，譬如上品龍井茶，一定要用滾水泡，而且泡後兩三分鐘之內，一定要喝，才能體會到茶的美味和芳香。同樣的茶葉，若是用了溫水去泡，或者雖然用了滾水，卻過了時候才喝，味道就完全不同，再沒有甚麼妙處了。

不過這個譬喻並不太好。有一天，我講純正中文的問題，要提到只有實驗室裏提煉出一種化學元素，才算得純。為了查點這句話有沒有毛病，我特地請教李偉基博士。承他告訴我，這句話沒有說錯，順便提起，鑽石就純粹由碳構成。

第二天，我們又碰到一起，李兄又說，石墨(graphite)也純粹是碳。我問他這兩樣東西，一樣晶瑩像星，另一樣黑漆像墨，分別在那裏？他說結構不同。忽然我悟到，詩和詩的譯文分別所在，就是結構不同。一句好詩是鑽石，譯成語體或他種文字，就成了石墨或另一種東西。原來完全是一樣的。

化學上有所謂「同素異構物現象」(allo tropy)，或叫「同素異形體現象」，就是這一種。鑽石各個和石墨的碳原子距離和角度都不同，這是立體的排列，密度當然也不同。

還有水晶有確定的內部結構，由所含的原子排列而成，又有確定的外形——由表面自然平面合成的多面體。詩詞就有這種特點。結晶是一種物質，從液體、氣體、或熔化狀態，變成固體，或者這種物質的成分發生化學的變化（如溶劑蒸發掉了）。水晶大小、形狀、面的數目，表面上看來，變化無窮；但也可以分成好幾類。詩有長短，每行也有長短（三、四、五、六、七言等），有許多節，表面上看來，也變化無窮；但也可以分成好幾類，如古體（五古、七古等），近體（律詩、絕句等）、詞、曲等。

「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之所以妙，是它立體的安排好，恰到好處，也許可以說是鑽石的密度。若是改為「花在落，一個人獨自站着；微微的雨在下，有一雙燕子飛來（飛去）」，結構改了，詩毀滅了，鑽石變成了石墨，雖然碳還是碳。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這樣美的兩句，經唐安石（John Turner）神父譯為英文：

And inductably the blossoms fall,

And swallows, like the ones I knew, return.

這位神父的翻譯是最值得佩服欣賞的，但是他譯的這兩句，完全失敗。我不知道誰能譯得令人滿意。這也是好詩不能譯的最好的說明。我們又何嘗能夠把它譯成白話而仍然保存原句的美呢？「真沒有辦法，花落掉了，似乎我認識的燕子又飛回來了」比唐安石神父的英譯，未必好些。

再拿英文詩來看。伍滋伍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一首著名的悼露息的詩末節：

She lived unknown, and few could know When Lucy ceased to be;

But she is her grave, and O! The difference to me!

是非常感人的好詩。可是如果照字面死譯，不加經營，中譯是這樣的：

她生時沒有人認識

露息死時也沒有人知道；

可是她現在在她墳墓裏，唉！

對我的分別啊！

不同的文字結構更加不同，翻譯當然更難。伍滋伍斯的詩這樣一譯，還算甚麼詩呢？當然，如果由詩人來譯，另外用中文詩的結構，情形會大不相同；那是另外的創作，已經不屬翻譯範圍，我此刻不預備嘗試。

所有的佳句都不許人翻譯。「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門對寒流雪滿山」，「野渡無人舟自橫」，「庭草無人隨意綠」、「空梁落燕泥」、「莫道不消魂，人比黃花瘦」、「衆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都不能譯。秦少游寫了「山抹微雲」，東坡極其稱道，就叫他做「山抹微雲」，這就和魔術一樣，明知道它沒有甚麼希奇，卻能迷人。

律詩的對仗，拆碎下來就不成片段。杜甫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譯成語體文就平平無奇。東坡的「豈意青州二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的意思譯出來毫無道理。這和戲子在臺上扮將軍像將軍，扮皇帝像皇帝，若是下了臺穿普通人的衣裳，還是個普通人一樣。鑼鼓、燈光、戲服、臉上的化裝、龍套，種種條件，把他改變成劇中人。這也是結構吧。

詩、詞、曲的結構雖然比較接近，可是並不相同。換一個字，詩可以變成詞，詞可以變成曲。宋朝大詞人周邦彥善改古人詩句爲詞，「且莫思身外，長近尊前」用的是杜甫的詩「莫思身外無窮事」，一詞一詩，截然不同。「長生殿」裏「昭陽內，昭陽內，一人獨占三千寵」就是曲的結構，和白居易的「三千寵愛在一身」不同。「聊齋誌異，鳳陽士人」裏的那隻歌曲和「金瓶梅」裏的許多隻歌曲，都和詞不同，我也無須列舉了。

現在且把張繼的「楓橋夜泊」譯成白話，看看是個甚麼味道：

月亮落下去了，烏鴉在叫，滿天是霜。我心裏驚扭，對着江邊的楓樹和漁夫的燈火

睡不着。半夜裏蘇州城外的寒山寺敲的鐘聲響到了作客人的船上。

我們能想像下面原詩是那樣動人心魄的嗎？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風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有人會問，周邦彥長於改古人詩句，並沒有破壞了原句的美，有時候更增加了意趣，這有甚麼原因？

很簡單，詞的結構和詩的相似。詞也是詩，不能譯成散文。李商隱的「何當共剪西窗燭」周邦彥可以改為「故人剪燭西窗語」。杜甫的「紅錠雨肥梅」和他的「雨肥梅子」各有佳處。杜牧的「輕羅小扇撲流螢」他就寫成「笑撲流螢，惹破畫羅輕扇」，另有動人的地方。

不但是詩詞不許人翻譯，就是美文，也有獨特的結構，一旦更改，好處消失。姜白石的詞固然華妙精深，詞前的小序也寫得清超絕俗。他的「慶宮春」前面說：

紹熙辛亥除夕，余別石湖歸吳興，雪後夜過垂虹嘗賦詩云……後五年冬，復與俞商卿、張平甫、鈺朴翁自封禺同載，詣梁溪。道經吳松，山寒天迥，雲浪四合，中夕相呼步垂虹，星斗下垂，錯雜漁火，朔吹凜凜，色酒不能支……

這種文字雖然不是詩，也和詩差不多，不可譯。

我們不要以為只有文言的詩詞千錘百鍊，字用得少，不許人翻譯成語體文。新詩人用白話寫詩，也是不許人改寫的。打開周夢蝶、余光中、黃國彬的詩集，裏面的作品全是特別結構而成，即使不完全像舊詩那樣和語體文迥異；倘使用口語說出來，也絕保持不了原有感人的力量。試看周夢蝶的『逍遙遊』：

絕塵而逸。回眸處

亂雲翻白，波濤千起；

一如歷歷星河之在我膽邊

浩浩天籟之出我脇下。

有人可以說這是文言結構，不過換了余光中的『守夜人』：

即使圍我三重

困我在墨黑無光的核心
繳械，那絕不可能

再看黃國彬的『詠物：簫』：

惆悵的手指懶然低按，

曉風中把淡月按殘，

吹起深秋的簾葭蒼蒼；

黃昏時失落在漸闊的暮寒，

四野寂靜中低訴

傷心的往事天涯人的孤單。

這些詩用字雖然比文言的多些，也是錘鍊出來的，文字本身有魔力，換了語體的結構，魔力就煙消雲散了。

詩的結構固然和散文的不同，新舊詩的結構也互不相同，文言詩那裏能譯成白話詩，白話詩又那裏能譯成文言詩？新詩的結構是否是鑽石，是值得大家研究的問題。繼承中國詩詞的傳統來寫新詩是一條路；完全不理舊詩的傳統，創立全新的結構是另一條。我不是新詩人，沒有資格說話。我讀現代新詩人的作品，也欣賞，也佩服，也有不盡了解的地方。感覺到新詩人裏面不少是熟讀舊詩詞，也受傳統的影響，認為這是好事。這樣可以保持中國詩傳統的結構。不過這是題外的話，本文不能多談。總之詩總是詩結構，和散文不同，舊詩詞不能譯，新詩也不能譯。這是結構的問題。姑且說是鑽石和石墨之別吧。

辛酉立夏於沙田

附註：（爲了免掉某些讀者查書，我把若干詩詞的出處註在下面。）

「採菊東籬下」二句見陶潛『飲酒』第五首。

伍滋伍斯那首詩以第一行爲題：She Dwelt among the Untrodden Ways，雖然也有人給他加了 The Lost Love（見 The Golden Treasury）

若干詩句，多見『唐詩三百首』，大家都熟習，不一一註出。若干詞句多見『宋詞三百首箋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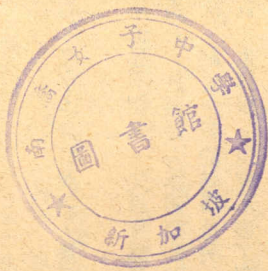
「空梁落燕泥」見薛道衡『昔昔鹽』。『古詩源』收此詩。

「庭草無人隨意綠」是隋朝王胄的名句。

「長生殿」清洪昇著。「昭陽」句見第七齣『倖恩』。

東坡「豈意青州二從事」句見『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逮，戲作小詩問之』。

「聊齋，鳳陽士人」裏，麗人唱歌，詞曰：「黃昏卸得殘妝罷，窗外西風冷透紗。聽蕉聲，一陣一陣細雨下。何處與人閒磕牙？望穿秋水，不見還家，潸潸淚似麻。又是想他，又是恨他，手拿着紅繡鞋兒占鬼卦。」



一隻蝶的雨季

●程可欣

我在這座寂寞的城中。飛不出去。

一路的夜色在匆匆忙忙中翻跌得失神；就是如此，我風塵僕僕地跨過這扇門。這裏雖華麗，卻無書香。我是嗜書底蟲，無書看呵教我如何呼吸？如何成長？如何變成一隻翩翩的蝶？

那夜坐在樓台上看星，獵戶座是唯一不變的；在家在外，那匕首仍閃着光。沒有霧的夜晚使我想起上山，想起你們和我，在重重的寒氣裏徹夜不眠。你不會忘記的，是不？就如你上次寄來一本你們剛出版的書，卻甚麼也沒有說。我一直沒有忘記，當時你的信封已盛滿了快樂，再也容不下語言。

常有人拿着我主編的書，問我這裏面的都是妳寫的吗？我好想告訴他們，我十六歲的手還撐不起那麼一枝重重的筆，然而以後，不論我還年輕不年輕，都會試着撐起它。

你們的書，我們的書；都是年輕的生命中底一些記取，我十分珍惜。讀你們的散文集，似乎看見許多灑脫與快樂在空氣中游來游去。

我們仍需要成長，仍要把筆探得更深。人生，有的不只是快樂和灑脫。在這雨季裏，似乎沒有甚麼值得留戀。鎖在室中，我是一隻長不大，飛不出去的小蝶。只有拼命想詩社，想你們，想我住的小城，才可以在室息的時候抓住一把空氣。

當我繽紛的翼長出時；這裏，只剩下雨水和獵戶座。

相守如山水

· 周清嘯

彷彿前生許下的盟約
轉折間便突然兌現

微喜與微驚，在眼中流連
守候與期盼，在心中惦念

意外的欣悅，更值得在深夜回想
不用刻意捕捉自然成詩

不用挖空心思交談的語言
就如同山水的自然交融

山爲水綠，水爲山清

山的倒影投在水上使水深
水的浮影映出山色使山高
有道山水有相逢

有言千里來相會

山水永遠是互古的廝守

爲一個燦爛的人生而持續

登塔

·周清嘯

登上最高一層往下望

夜色都滑落在橋那邊

山裏燈火安詳而寂寞

擺進望遠的眼中，閃閃燦燦

如一局殘弈，隨便放着

夜裏自成楚涇分明

而每個亮處據說各有英魂

鎮守着高山峻嶺中這一股正氣

站在最高一層，最高仍是四面山

以它崢嶸的傲岸對着你

天地之大，你只是浪洶濤急中

一顆迅速幻滅的泡沫

怎能不去把握湧現的時刻

在最高的一層塔上你短暫停駐

停駐在半山腰間永遠佇立的塔上

偶然的攀登，竟頓悟了

山在自然裏的形象

你在人世間扮演的角色

清晨的號角

一陣悠揚的號角聲傳來，遠遠的，穿過了霧濃的夢鄉，起伏着，流溢進我的耳裏，一陣陣的，衝擊着未曾甦醒的神經。噢，怎麼竟然夢見號角聲呢？還有曲調的，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噢，還挺不錯的呢！這樣的夢可真美。我翻了個身，耳朵移離枕頭，這下子可沒有了吧。噢，怎麼反而更清晰了？我用肘撐起了身子，沒錯呀，是有陣悠揚的號角在聲聲呼喚，嗒——嗒——嗒嗒——，但怎麼會呢？我在這裏一住已近半年，就從來沒在這樣的清晨聽過甚麼號角聲，這是怎麼一回事呀？我挺坐了起來。向通往露台未關的門走去。只見街燈淒冷的佇立着，寥落的街道上空蕩蕩的，連影子也沒見一個。遠處是加星山，昏茫中隱約一片青綠。我走出了房間，露台濕濕儘是清晨的露水，一片沁涼。沒看手表，不知是幾點。倚着欄杆，我望見八打靈的燈火疎落的在在輝映，在晨霧間幻化成團團光芒，惺忪的心神頓時煥發了，這陣悠揚的號角是從那裏傳來的呢？我凝神傾聽，先是有些微惱怒它緣何如此擾人清夢，繼而卻有絲釋然的愉快，是動聽的曲調呢，一定是老手，才能吹奏得如此悠揚和緩，激昂卻不帶干戈的火氣。它是自那裏傳來的呢，我捕捉不到它的來向，但一定是來自加星山吧？似乎就是那個方向了，薄霧中的一團青綠，何曾有絲毫痕跡可尋？先前我還揣測是近鄰呢，看來不會是了，號角聲輕悠自在輕旋，一定是傳自加星山吧，這八打靈最高的小山丘。

正思忖間，一陣雞啼聲驀然傳來，心神不由的爲之一怔，怎麼這裏還能聽到雞啼聲？我一住迄六個月，在八打靈也已住了三年，就不會聽過雞啼，狗吠倒是有的，每次經過一些小富大富人家，總要聽到牠們喧囂的聲音，咆哮作態。車聲是更不必說了，走在路邊，它們便囂張的迫人而來，遺下一片令人作嘔的煙臭。而這雞啼，這卻是鄉野的清歌呢！我的童年，便是在這歌聲中成長。而這清晨，是不是號角喚醒了沉眠的公雞，唱出了清脆的啼聲？抑是我在甦醒了，聽見了昏睡中久已不聞的啼聲？都有可能。是的，這些年來，我的生活習慣是午夜始眠，清晨遲醒，昏昏沉沉的，連偶而輕逸飛來鄰舍的小鳥的歌聲都不會聽見，還是友人相告才能得知，看來在這裏一住半年也不知道雞啼也不是甚麼出奇的事了。

天色依然是濛濛的淡白，八打靈的燈光閃閃爍爍，我也不知道時間，天色也不見得開始發白，但號角聲似乎漸漸渺然，似乎愈飄愈遠去，曲調依然，只是漸漸渺茫，彷彿吹者正在緩步而去，正要繞過一個彎角，走向山的另一面。悠揚的聲調漸漸沉黯下去了，嗒——嗒嗒嗒……。我扶着欄杆的手突然感覺有些冰涼。雞也不再啼了。街道上依然是一片靜寂，天色也沒開始發亮；不知道現在是甚麼時刻了呢？於是便走回房間，倒了杯開水喝。昏黯中，同房的岸沙開口說：「吹得不錯呢那號角，一定是個老手。」「是呀！」我欣悅的答。原來他也醒過來了。這清晨的號角，不知道有沒有人大罵它擾人清夢呢？白船在我們的交談中醒了過來，他卻沒聽見甚麼。後來我便鑽回蚊帳去，把被輕輕拉到胸上，閉上眼，隱約仍聽到號角聲，已在漸漸遠去，遠去。一個獨行的長者，一手拎着包袱，一手持着號角，一步步的，正沿着山路走去，迷茫的晨霧中，他呼吸着凜涼的空氣，不斷遠去……。迷朦的山道，悠揚的號角……渺然的夢鄉……清晰的流水……明天忙不完的工作……青青的山……坎煙……雞啼……。

威尼斯的漂鳥

·公羽介

這雙藍也似海洋的眼睛，掀起了巨浪，終於向他兜頭兜臉地濺打過來，模糊了他的意志。

迢迢遠去的廿多年歲月，他似乎從來不曾主動的追求過甚麼；也許他根本就無意窮究自己真正的欲望在那兒。

他並不是個大智大勇的人，按部就班地唸完了中學，時機成熟再加上家庭經濟狀況之允可，他胡裏胡塗的隨着留學的浪潮，被沖上了大西洋的彼岸繼續深造。遠離家門的動機之一，還是由於可以與母親友好的孩子結伴同行，甚至進入大學，他也不置可否的向朋友看齊，選讀了最熱門的課系。

自己的興趣為何？請別費心問他，他是位好學生，有十分的把握把份內的功課做妥，並且順當地在四年內把優異的文憑拿到手。若說讀書的生涯不外是平日上上圖書館和坐坐課堂，週末時與其他同學朋友聚餐、跳跳舞，長假來臨時則到各地去逛逛玩玩，那他原應無憾的。物質的無所匱乏，有時他即使學人去外州打工，亦短缺了份壓力，頗為自在。

過去的日子，他並非毫無細碎的快樂，然而究竟有異於轟轟烈烈的戀愛，使他失眠的這回事，夥同死去的年華回來叩訪之後，除了加深他的不安，卻也不致於引起任何的夢魘。醒着淡然，睡去無夢，且休提甚麼驚覺了。儘量令自己忙碌不堪的時光，他無暇抽空去尋探不是不快樂是否也是一種快樂，或是，激情有無在其內心確實的活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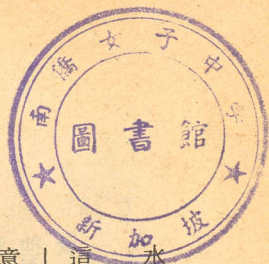
他覺得臉上有些潮濕了，下意识伸右手去揩抹，甚麼都沒有，該是自己神經過敏了。抬首看天，已經黃昏，猶記得方才踩上干都拉時，紙剪似的血盆大夕陽正往海洋盡頭的地平線徐徐下墜。使用划舟的碼頭，正面為伸展至無垠的大海，在極目之處，有兩個教堂的大小圓頂浮起，漫天的彩霞就像是爲了扶持住它們而存在；後面左手轉角處是聖馬可廣場，他回視之，隔了間熱鬧的餐館，不遠處就是那座有穩重立柱的圖書館了，再往前走一些，則又是聖馬可教堂，而它旁邊冲天而立了一支紀功柱。

紀功柱的周圍，適此和暖的夏天觀光季節，自也人流洶湧。他和他們一般，都是過客。這些遊人，服飾鮮艷，皮膚多數曬成蜜糖色，年長的人腳步輕快，年青的，更是神采飛揚，紅男綠女若若陰陽兩極相碰，時時能暗地裏放射出隱然的電光。發亮的青春，透明般的流過這片廣場，大理石拼花的地上鋪面，建築物的鑲金砌玉，處處七彩斑斕的印痕愈發明朗化。威尼斯這座水城，使人只想立時掉入愛河！

他並不老，而他的良辰美景呢？

當他一脚踏上首尾兩端尖長高翹的輕舟，棺材樣黑色，吻着波浪喃喃低語的輕舟晃盪着，他一個重心不穩，幾乎沒摔一大跤，幸好船夫及時扶他一把，且把他引至船首的座位上，他才沉穩的坐了下來。站在他背後較高船板上的微禿、頂着一個小肚皮的船夫，穿着印有黑色斑馬線的條紋圓領衫，雖然略帶笑容，仍似一個站得垂直的囚犯般的搖起槳來。

碼頭上空的海鷗群，在穹蒼裏飛翔着，不規則卻極爲安祥，在他心湖蜻蜓點



水似的低低掠過。

「我是個女校的教員，未婚，存了筆錢前來歐洲遊玩，以一償心願。誰又說這必須等到渡蜜月時才能前來探訪呢？朋友都勸我別錯過威尼斯，說它夠浪漫——他們並不瞭解，我廿歲之後就不在乎這事了。他們還說，希望我回去之時會同意他們的觀點。」赫本小姐幽幽地向我訴說。

他和赫本小姐不相熟，共坐一舟聽她聊起為何前來水城，他回答道：

「我倒是剛剛唸完書，回家就業前順道來此一遊，倒沒料到威尼斯這麼漂亮。大家還說它臭呢，陳舊是陳舊一些，妳看，運河裏也沒多少漂浮髒物呀。」

赫本小姐頭戴大街上隨手買得到的便宜草帽，不過她在帽頂另外自綁了條紫色的絲巾，配上她的一身紫灰薄紗衣裙，在晚風裏，灌滿了風，好像可以馬上揚翼飛去。她並不特別美麗動人，但眼神悠悠遠遠，薄具幾分神秘感，她愛微笑時扯動她的半邊嘴角，聯帶的在眼角泛起一些輕淺的魚尾紋，她已超過了三十五歲了吧？

「那天，我從旅舍中出來，在網狀的小巷間散步。走了好幾天了，小巷再零亂，也不怎麼會迷路的。服裝店我是沒好興緻逛看的，我只希望找幾個玻璃器皿留作紀念品。已看過好幾家店子，卻又大多上面描了金線，顏色也不合我心，甚麼綠色、天藍色的。一直走到晚上，突然闖進一個被月光照得雪亮的小廣場，一個暗紅色的細頸肥身玻璃花瓶，就擺設在轉角處的小店裏。也描了金線，這次我可不介意，它真像個配上金框的紅心——」她頓了頓，他們的輕舟原來正航過一排窗台種了紅花的樓房，其中一間牆上釘了個牌子，註明「拜倫某年某月」。黃昏的暗影裏，且又距離遠，他也看不分明，想是指某個時刻拜倫在該處住過吧？

數百年前，據說每逢慶典，沿着運河修建的富商豪族房子，窗上都要垂下色彩艷麗，鑲了金銀珠寶的掛氈的，會幾何時，顯赫的水都沒落了，留下這些文明的見證，朝夕承受河水的侵蝕，斑駁了，因為逐年的陸沉，有些樓房且連基座也進了水，無法住人了。

她回過神來，接着道：「它叫我記起未婚夫送的一條項鍊上面掛的鷄心墜子。我在裏面存放了他的照片，他當年是二十歲，不覺都已十多年過去了，也好，他永遠都將會在我的心目中保持着二十歲的容顏的……」

她灰綠的眼珠，呆滯下來。輕舟繼續往前滑動，早些時候泡在金黃色餘輝裏的景物，逐漸形成模糊的暗影。他們划過一些巷道，注意到數隻黑色的野貓在死巷裏或坐或臥，牠們也有灰絲的眸子，卻能在暮色中像燈火一樣的亮起。

起碼她還能在回憶裏保有她的戀情。他的母親，同樣的極爲年輕時就失去了他的父親。他今生恐怕沒法忘懷父親的形體如何在愈來愈瘦乾的情形之下，有一天終於折斷掉。寡母則依靠着剩遺下來的財產，養大和培育了他姐弟二人。母親很少對他們提起父親，但她保存了許多父親生前的遺物。她的睡房，就和父親生前的擺設沒有兩樣。

而他的愛——他曾經真正的愛過某一位女子嗎？從小到大，同輩們都慢慢的不知不覺愛狂熱地談論起異性，他亦湊和着瞎起哄，其實，他真的那麼熱衷嗎？他對異性的甜蜜記憶，甚至不比他愛童年的一隻鬆毛狗，或是成長時對鄰家哥哥當偶像般崇拜的印象來得深刻。要是他直覺的特愛把眼光專注於同性的身上，他有錯嗎？他從沒料到自己可能會是尊天生的不戀的愛神的。

夜鷺未曾在他的心裏唱過動聽的夜曲。他害怕有日重臨這個水都，連可供陌陌生人傾談的戀痕亦付諸東流。在溫爽的星空底下，他沒來由的打了個冷顫。

好半響他們都把彼此遺忘在追憶裏。偶而，船夫和迎面而過的另一艘小舟打着招呼，才敲破了下靜默。每艘船上幾乎都不可避免的擺了叢塑膠花，底下會否印着「香港製造」的字樣？他也來自東方，在那些所謂循規蹈矩的國度裏，不管他是否能和大家溶成一塊，在形體或心靈上，也許永遠都註定做一隻漂鳥了。

划舟的款乃之聲中，運河兩岸的燈火裏，當小舟航進「嘆息橋」時，遠處正巧有條滿載音樂師的船隻經過，靜止的水面上，剎時洩入樂器和歌唱的聲音，如此一弄，又怎會聽得見多年以來，從民政大廈後面的監獄，橫跨過這條運河，前

赴斷頭台的罪犯所遺落在這座精美的拱橋的一聲聲嘆息？

當他們拐入另一道狹窄的水巷，猛地鎂光燈一閃，接着有人把包着硬物的紙片投擲過來，原來是有人拍了照片，留下電話號碼供買主聯絡。他當下決定了不會購買甚麼的了，他已做了夠久的冷眼旁觀者，他今生可能沒法改頭換面，但他可也不願一直迷信外象下去；以後的日子，他無論如何得設法嘗試改變與學習投入。想至此他忍不住憤憤不平的帶着恨意將紙片狠狠地丟進河底。

赫本小姐並沒吭聲。

快要靠近碼頭了，他又重新望見海鷗群，在夜色裏，牠們成了翻飛的黑色剪影，完全喪失了牠們的紫灰色。下船前，他環視周遭，又那來的赫本小姐，她並沒有早先下船離去，她實際上是她聽來的一個故事的主角，在這陸沉的水域裏，她莫名的幻想，陪了他一程而已。他應該是疲憊不堪了，不然不會縱容自己胡亂意亂神迷至此的。

他就近在聖馬可廣場一帶的小餐廳用過餐後，夜意更加深濃了，他卻不願就此回去旅館安眠，明天，他就要轉道他往了，他極之捨不下威尼斯這沉淪的以後。獨坐在紀功柱旁邊，他望着波動的衆生，身邊的人也來去去的不知更換了多少，而他的時刻陷入冥思，就像是柱子底下忽然多了二個石膏像。

每次當他回到人間，奇怪的是，似乎總有一雙眼睛凝視着他。他也沒多加留心，直至這雙眼睛的主人漸漸地坐近他的身邊來。這雙藍也似海洋的眼睛，也許他剛才多喝了些紅酒，如今酒力發作，竟令他心裏一陣抽痛。

他是累了，心底又有無限的委屈，他有抱入埋頭痛哭的衝動。十多年來的按部就班，十多年來的無影無痕，他原以為可以這樣認命活下去的——回去時，找一份安定的工作，努力賺錢，結婚生子，落地生根，再期盼另一個數十年的按部就班與無影無痕。他向來以為自己有這份能耐，也應該按照母親的意願活下去的。

藍眼睛的一隻手有意無意的數次擱在他的大腿上，他也無心退縮。其實他心裏害怕的，他就似乎聽得見自己心臟在跳動，他根本就開始有所遲疑了，但當他

回視近得可以聞得見身上氣息的藍眼睛，微笑的紅唇，鬢曲的金色短髮，好看的後頸，結實的肩膀，有力的雙手，儘管他潔身自愛了那麼多年，今夜如果藍眼睛要帶他回去，他想他會點頭答應的。

今夜，他只想一頭撞進這像黑洞般無底的闇夜裏，而沒力深思，他投身而入的浪花，到底將會把他昇起，還是拖沉——

——八一年·十二月

* 本文純屬虛構，若與何人雷同，乃為巧合。

[哈姆雷特]中的獨白

■ 謝川成 ■

獨白 (Soliloquy) 是戲劇家常用的技巧。這種技巧對於一部戲劇有着重要的影響，尤其是在一些主題複雜撲朔迷離的戲劇裏，獨白的功能在於揭示劇中主要角色 (Principal Character) 的內在思維以及行動的動機。它有助於探討主角的內心狀態，如何自我分析 (Self-Analysis)、自我反省 (Self-introspection) 以及自我批評 (Self-Criticising)，以致最後非常辛苦地選擇行動的方向。無疑的，在「哈姆雷特」(Hamlet) 這部戲劇裏，如果沒有獨白，哈姆雷特這個令人困惑的角色，必定引起諸多不必要的誤解。

哈姆雷特這部戲劇的佈局促使獨白的必要性。莎士比亞試圖描繪一個悲劇英雄其靈魂的多面性。哈姆雷特好些令人困惑的表情與辭句都在獨白中一一向讀者交代清楚了。在第一個獨白裏，哈姆雷特的許多話，是不能向最親近的朋友傾訴，也不適於書寫在私人的日記簿上的。哈姆雷特此時的心情相當複雜，對母親行爲的不貞，那種厭惡，他甚至不敢對自己說。

第一個獨白出現於第一幕第二景。這一景分成兩個部份地介紹了劇中兩個重要的角色：前半部的中心人物是克勞迪奧士 (Claudius)。他正式宣佈與格區魯德 (Gertrude) 成婚。不過，我們的興趣是在頭髮散亂，穿一身哀悼衣著的哈姆雷特。他在哀悼父親的死，當其他劇中人物離開之後，他就開始了他的第一個獨白：

這個太，太結實的肉體溶掉成露水吧。

唉！神啊，我對這世界實在感到厭倦。

這世界真是個長滿雜草的花園。

(O, that this too too solid flesh would melt,
Thaw, and resolve itself into a dew

O' God! God! How weary, staleflat and unprofitable
Seem to me all the uses of this world!
'Tis an unweeded garden!

獨白的前半部是哈姆雷特的極度沮喪和悲傷。他悔恨宗教爲何不允許自殺，和這頑固的肉體怎麼不會自己溶掉。他覺得人生是乾燥無味，令人厭倦的。他對這世界已經不存絲毫眷念，他想遠離這塵世而跟隨父親。在他心目中，猥褻污穢厭惡憎恨盈滿天地，令人窒息。然而，他是丹麥王子，其職位僅次於國王，富貴榮華應有盡有，他爲甚麼會變成如斯消極呢？獨白的下半節給予我們答覆：

脆弱，你的名字是女人。只不過一個月，她在葬禮的列隊中，鞋子猶新。噢！神啊！這動物，我真不明白，她本來應該哀悼久一點的，但是她和叔叔結婚了。僅一個月，她嫁了，恁般迅速地嫁給不真的驅體。這中間必有蹊蹺，但是我好傷心啊！然而我還須要保住秘密。

(Frailty, thy name is Woman!
A little month; or e'er those shoes were old,
With which she followed my father's body,
O God! a beast, that wants discourse of reason,
Would have mourned longer — married with my uncle, within a month,

She married — O, most wicked speed, to post with
Such dexterity to incestuous sheets!
It is not nor it cannot come to good
But break, my heart, for I must hold my tongue

在這幾句話中，哈姆雷特對自己說明了母親的恥辱。他對世界和人生的厭惡與消極態度，我認爲，並非來自他個人傷感的自我憐憫，而是來自對母親在父王死後一個月內迅速再婚的激動與沮喪。他想，只有肉體的慾望才足以解釋這寡婦的再婚。他似乎感覺到事情的曲折與不妙，但是，目前的情況，他這種懷疑不宜洩露出去。

哈姆雷特的第一個獨白顯示他有很強烈的道德感。他的痛苦來自道德上的打擊（發覺母親的道德墜落之後）。這種打擊帶來了迷惑的厭倦、憎恨，以及對人生的沮喪。簡言之，他的整個靈魂都受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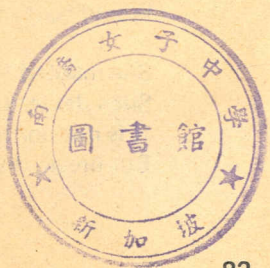
他的痛苦一直延續下去，他覺得他雖然活在世界裏面，卻似乎和世界隔絕了。他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裏，自憐自傷；現在，局勢不允許他再這樣下去，爲了追求真理，證實從鬼魂處得悉的兇殺案，他只好扮演瘋癲的角色，因爲在這虛偽的角色中，他可以直接地，毫無考慮地說出他的真實感受，說出事情的真相。他所說的一切，是真是假並沒有差異，原因是他可以用瘋狂的面具來遮掩。

我認爲，哈姆雷特在扮演這虛假的角色時候是苦悶的，甚至到後來失去了自己，造成他日後變成猶豫，緊張、躊躇的一個人。他的許多自我譴責足以顯示這觀點的正確：

哈姆雷特：但是我呢？

只是一個遲鈍糊塗的惡棍
像一個醉生夢死的人……………
……………

怎麼一切情形似乎都在鼓勵我
刺激我遲鈍的復仇之念……………
……現在不知道究竟是畜類的健忘，



在這幾句話中，哈姆雷特對自己說明了母親的恥辱。他對世界和人生的厭惡與消極態度，我認爲，並非來自他個人傷感的自我憐憫，而是來自對母親在父王死後一個月內迅速再婚的激動與沮喪。他想，只有肉體的慾望才足以解釋這寡婦的再婚。他似乎感覺到事情的曲折與不妙，但是，目前的情況，他這種懷疑不宜洩露出去。

哈姆雷特的第一個獨白顯示他有很強烈的道德感。他的痛苦來自道德上的打擊（發覺母親的道德墜落之後）。這種打擊帶來了迷惑的厭倦、憎恨，以及對人生的沮喪。簡言之，他的整個靈魂都受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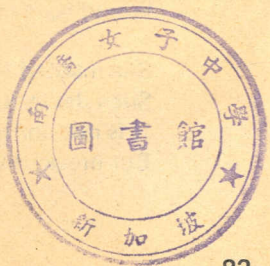
他的痛苦一直延續下去，他覺得他雖然活在世界裏面，卻似乎和世界隔絕了。他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裏，自憐自傷；現在，局勢不允許他再這樣下去，爲了追求真理，證實從鬼魂處得悉的兇殺案，他只好扮演瘋癲的角色，因爲在這虛偽的角色中，他可以直接地，毫無考慮地說出他的真實感受，說出事情的真相。他所說的一切，是真是假並沒有差異，原因是他可以用瘋狂的面具來遮掩。

我認爲，哈姆雷特在扮演這虛假的角色時候是苦悶的，甚至到後來失去了自己，造成他日後變成猶豫，緊張、躊躇的一個人。他的許多自我譴責足以顯示這觀點的正確：

哈姆雷特：但是我呢？

只是一個遲鈍糊塗的惡棍
像一個醉生夢死的人……………
……………

怎麼一切情形似乎都在鼓勵我
刺激我遲鈍的復仇之念……………
……現在不知道究竟是畜類的健忘，



還是對事情過於思索以致怯懦的多慮——
這念頭若分成四份，只有一份是智慧，三份是怯懦——我真
不明白爲甚麼這件事
我只是整日空喊「這件事是要幹的」
其實我真有理由，真有意志，真有力量真有方法，立刻就幹
此事。

Hamlet: O, what a rogue and peasant slave am I
But in a fiction, in a dream of passion
could force his soul

.....
How all occasions do inform against me,
And spur my dull revenge!
..... Now! whether it be
Bestial oblivion, or some craven scruple,
of thinking too precisely on the event —
A thought which, quartered, hath but one past wisdom
And ever three parts coward — I do not know
Why yet I live to say "This things to do"
With I have cause, and will and
strength and means,
To do it.

在獨白或自言自語的時候，他似乎有採取報復行動的傾向，其實，他的表現並不積極。他不但沒有行動，而且還爲這「不行動」(inaction) 尋找許多藉口，這一點我想他本身也知道。他說出的每一句積極的

話，主要是驅使自己行動而已。

哈姆雷特是位復仇者，照理應該有積極的復仇行動才是。但是，他的言談，行動，無一不是和復仇者背道而馳的。他不殺敵人，有時又希望自己死去。他企圖自殺，是劇中屢見不鮮的題意。他首次出現於舞台，就曾自言自語地說：「呵！這個太，太結實的肉體，溶掉吧。」這個自殺題意的潛在力量，在第三幕第一景的「是生是死」的獨白中毫無餘地的湧現在讀者眼前：

因為誰願意忍受時代的鞭責與輕視
壓迫者的錯失，驕傲者的欺凌
鄙視愛情的劇痛，法律的拖延
官員的無禮與擯斥

.....

在一個疲倦的生命下流汗與怨憤。

(For who would bear the whips and scorn of time
The oppressors' wrong, the proud man's contumely
The pangs of despised love, the law's delay
The insolence of officer, and the spurns

.....

To grunt and sweat under a weary life.

這幾行的厭世意味很濃，他是一位復仇者，他的兇殺衝動卻朝向他自己，他常望自我戕殺，也希望別人跟隨他，因為他認為，這是個殘酷，無情，活不下去的世界。他是一位王子，權勢僅次於國王，他有甚麼理由自戕？他又為甚麼說這些話？難道有人欺負他？我覺得，他說

這些話，是為他人說的。他的想像力實在豐富，他想到的是成千上萬人民的痛苦，從小我擴大成大我，他憐憫的是底層人民，受「驕傲者的欺凌」「法律的拖延」或「正人君子承受小人的拳打腳踢」。從這方面來看，很明顯的，他已從復仇者變成人道主義的維護者了。

國王克勞迪奧士的祈禱是劇中一個相當重要的獨白。哈姆雷特發現國王在祈禱，承認自己的過錯。當時國王並沒有發覺他在後面，是為父報仇的大好機會。他沒有下手，因為他認為在後面刺殺別人是懦夫的行動，這是他的道德感在作祟。他更加認為，如果在祈禱中殺了國王，國王的靈魂必定飛向天堂，他一切的罪惡也因此而受到赦免。因為這兩個原因，哈姆雷特始終沒有下手。

無可否認的，在哈姆雷特這部戲劇裏，莎士比亞已成功地和有藝術性地運用了「獨白」這種技巧。獨白與劇情的發展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完全沒有斧鑿之痕。沒有獨白，哈姆雷特這部戲劇的藝術效果將不可能那般完美。同樣地，沒有獨白，丹麥王子哈姆雷特將是一個不可捉摸的影子，一個缺乏個性與獨特性的角色。

戴畏夫

封筆之說

我們來遲了
宗祠內插滿敵軍旗
唯一可逃逸的方向
遍地長滿了荊棘和蒺藜

(1)

臉如火焰
自筆管的深淵無意墜落
消息陸續傳來
防禦情形很弱，夠你劬勞
於樹幹和斧頭爭吵後
往下失掉很多
如今再也收不回的茂盛了

「火怎樣焚燒樹林
是下一風季的事了」
躊躇之前，你如此預言

(2)

認真必拋給蝙蝠的黑翅
去威脅超三更的夜
因為詩集賣不出去

有人沿着陌生的荒野
激辯整個下午

而等下去並沒有獲得，那時

累得只瞠一幅歲月的貓臉

彷彿一個遲到的港口

可以躲避狂風暴雨

在街上因有酒流出見證

一齣戲沒有結束的預演

匆匆廉價典當給絲聲

(3)

據說把美刺的文字

綉在酖愛惡劣文字的情緒上

是找不出幾個憂鬱到

不談打仗，不談擔架

也不談彈夾嘔出子彈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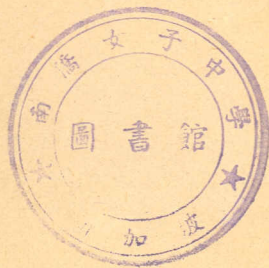
在完全辨別方向之前

驅逐令由好友手中分發下來

並不能等到安頓妥當

才准把飄迫的船帆拉起

和潮水一樣高



日落時分看落日
打吾國荒場上的穀
看你的城高台堅固
運道奔波居然沒有倦怠
思念牧人星座
在經緯幾度
悲哀才會被囚禁住

(4)

要到幾時呢？
聽見遙遠編出一首
將來要唱的新歌，那時
你就應該了解愛的自發性
和詩集出版延期兩者之間
有幾碼關係，請別哭泣

腐朽在死亡之先
是一種真理（因我們
靜靜信守着

把名字影印運回故鄉的諾言）
你用變化的口音堅守
牧人星座，但絕食是很重的試探

(5)

哈利路亞

我們的無語並不缺乏
恐怖份子因嫉忌而遭來
流言，且正乖離族人的事業
我們不斷將積水撥出船身外
撐舵人從紡機頭被刺斷之際
遠遠看見求救煙訊放升
這時，天氣好得可以

朗誦新詩作

因為荆棘和蒺藜太擠了
守望的啊，夜裏如何？（註）

(6)

子孫們的開始覺悟
令我們傷心欲碎
倒戈者竟在當中慫恿着
族人，因庭訓不輟
因聞風雲急變驚心

整形過的聲帶

探向陌生的港岸
獨白照舊列為懸案處理
他們匆促綵排不得人心的變革
指揮越練習越發遺忘的鄉音

(7)

我們申請降下半旗的准證
我們申請下半旗的准證
因五千年文化來到黃昏
美得令人羨慕

打吾國荒場上的禾稼

殷勤必拋給田鼠

去扎蓉在租界地的土地上

因為荆棘和蒺藜太擠了

那時呵，你必聽到燐燒的聲音

也許可能不一定

大概或許

未必不允見

皆必要之流行說法

玻璃窗，曠野，水溝道

文化殖民地，垃圾文學，水晶球

還有不可抗拒的電視連續劇

註：以賽亞書廿一章十一節

書生

●談生

一個星期六下午，與李生正在「老生常談」之際，突然像發現甚麼大秘密似的驚叫道：「李兄，你的名字真像個書生！」李兄翻起「白眼」道：「我本來就是個書生嘛。」「不是這個意思，」我急急忙忙的說：「我是說你的名字像極了唐人小說裏的書生，他們也都是叫甚麼『生』甚麼『生』的。」李兄笑道：「如此說來，你不是書生？」嘿，嘿，李兄的反應好快，我只好對着他笑。

現在回想那段對話，或許亦可以為自己的潛意識作個註腳：以為凡是「書生」都應該有個「書生型」的名字。只可惜一些痴心父母，一心指望兒女擁富貴，享榮華，便在為新生兒取名時「強烈」的表現出這種意願。

然則所謂「書生」又是一些甚麼人呢？通常我們說某人是書生，大概都以傳統的意義為根據吧，即是：這個人讀書成迷，通常是又窮又潦倒，瘦（當然），「五穀不分」，除了書裏面的知識外甚麼都不懂，牢騷多，對很多事都看不過眼，卻沒有甚麼解決的辦法，因此變得憤世嫉俗，對世界懷着消極性的排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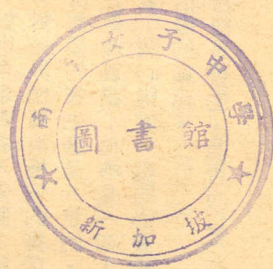
但我們所需要的書生應是入世的，而不是為出世而出世的。他不是蠹魚，只在書堆裏鑽；他應是一個人，一個堂堂正正的人，關心民族，關心社會，關心國家。他的心靈應是一扇敞開的窗，可以讓他活潑的吸收，活潑的輸出。

你如果自認是書生，是否可以「返觀內省」一番，自己是屬於哪一型的？



姚拓小說選

蕉風推出另一部文叢



收錄作者短篇十三篇
厚一百六十五頁·書紙印刷
每冊訂價三元。

郵購處：Syarikat Edcoms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出版消息

雷似痴詩集：

『尋菊』

「雷似痴是金馬崙高原上一個小鎮的雜貨店老板，每天處理的是稱斤度兩的小買賣。他於白天勞碌之餘禮佛唸經之餘，偶然也寫寫詩。」『尋菊』表現了雷似痴生活與詩的不協調因素。在錙銖必較，蠅營狗苟的環境中，他能寄情詩文，「守着山林」，如「一棵會思想的樹。」

『尋菊』有溫任平寫序，收錄詩作廿首。
歡迎郵購（每冊售價連郵馬幣二元）。郵購處：

MR. Teoh Chiaw Lin
P. O. Box 144,
Teluk Anson,
Perak.

稿約

我們希望收到的作品是
紮實的創作
公平的評介
最新的翻譯
獨到的理論

我們的選稿原則是
只要好的作品
不拘內容形式
不分派別主義
不限字數多少
不看作者名氣





×××

謝謝來信，文藝創作在我，已完全停頓。現在只偶爾在商報新聞版寫一篇半篇畫展評介。目前正忙着籌備(1)第二本印集『柳枝集』的出版；(2)三月十日在新博物院『五人新作展』；(3)四月十日至五月十日在巴黎Ta Passerele畫廊之個人展。『蕉風』於我親如手足，我絕對不會忘記。有適當的作品，一定會寄上。『蕉風』是新馬唯一的自由文藝天地，我們都應該堅守。

□ 瑞獻

.7.1.802

洪泉先生：

您來信給蕉風美術版的批評和建議，我們很樂意接受，以圖改善美術版。您提及的事，現簡覆如下：

(一)蕉風美術版自今年一月號(三四五期)已改為白色書紙印刷，效果比以前好得多。

(二)我們將會邀請有名的畫家為美術版撰稿，以求加強美術版內容。

(三)蕉風增闢美術版，乃因星馬迄今未有一份專門報導美術的刊物，而蕉風願意發出廿四頁作這種嘗試，為我國的繪畫藝術盡一份棉力。我們計劃作有系統地介紹我國的藝術家、藝術學院及各種藝術活動，為我國的美術藝術作記錄，並希望能把美術藝術更廣泛地介紹出去。

非常感謝您來信指正。蕉風美術版只是剛剛開始，經驗不足及客觀條件的限制與匱乏，有待改善的地方還很多，也很需要大家給予批評、建議和支持，使我們做得更好。希望您本着愛護蕉風的心意，繼續給予我們指正。

□ 編者敬啟

蕉風文叢

學報叢書



- | | | |
|----------|------|--------|
| 陶詩新析 | 郵毅民著 | ¥ 3.00 |
| 流放集(雜文) | 劉放著 | ¥ 2.50 |
| 小黑小說集 | 小黑著 | ¥ 2.50 |
| 不完夏 | 家毅著 | ¥ 2.50 |
| 紫一思詩選 | 紫一思著 | ¥ 2.00 |
| 台灣當代詩人簡介 | 吳天才著 | ¥ 6.00 |

郵購處：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 Jaya, Malaysia.

蕉風月刊

■ CHAO FOON MONTHLY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agen penjual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 union book co ltd.,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 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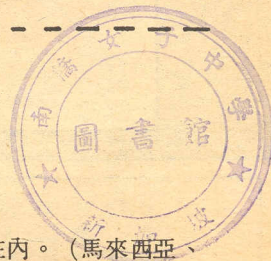
蕉風

月刊刊登廣告收費：

彩色廣告：	封底	M\$ 450.00
	封內	M\$ 350.00
	封底內	M\$ 300.00
黑白廣告：	全版	M\$ 200.00
	半版	M\$ 120.00

☞ 彩色廣告分色由刊戶自負。本刊有權接受或拒絕任何廣告。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蕉風月刊每本售價一元五角。已訂閱之長期訂戶不受增價之影響。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八元，全年十二期十五元，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Syarikat Edcoms,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訂閱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備註	

馬來西亞

影 藝 協 會

專 輯

馬來西亞影藝協會是亞洲各國影藝協會所公認最大的，也是代表大馬的影藝團體，成立迄今廿五年，栽培了多位傑出的攝影人才。每年，該協會都舉辦國際性或全國性的沙龍影展和比賽活動，為我國攝影藝術作出不少貢獻。

該協會秘書孔萬良，是大馬優秀的青年攝影家，曾獲得多項榮譽。孔先生將予二月廿日在吉隆坡集珍莊舉辦首屆個人攝影展，本刊順此推出專輯，為推動攝影藝術盡一份力量。

談攝影藝術

馬來西亞影藝協會訪問記

整理：周清嘯
攝影：陳惜耀

(十二月廿三日晚，馬來西亞影藝協會的六位理事，假會長家中接受蕉風編輯部的採訪。他們是：會長廖兆雄、副會長蕭佑發、秘書孔萬良、副秘書周兆光、財政蔡新水、委員陳德強。)



問：請談談貴協會的成立宗旨和活動概況好嗎？

孔萬良：協會的宗旨是提倡及推動攝影藝術。

周兆光：也爲了聯絡感情，結合對攝影有興趣的人，大家可聚在一起共同討論和研究。

廖兆雄：本協會是大馬歷史悠久的攝影團體，成立至今有廿五年了。目的是提倡純粹的攝影藝術，誠如前面孔、周兩位所說的。本協會是非商業性的，兩百多位會員中，大多數是業餘攝影者，也有部份是從業餘轉入專業，成爲商業攝影人材。本協會在亞洲各國影藝協會中，是被公認爲大馬最大的攝影團體，也是代替大馬的影藝團體。本會的活動相當活躍，經常主辦攝影展覽，比如國際性的沙龍影展及全國性的影展，於每兩年分別如期舉行。還有其他活動如會員聚餐、戶外攝影、會員比賽等等。

蔡新水：關於會員攝影比賽，基本上每年都舉辦三四次，如果碰上舉行國際沙龍影展或其他公開性的展覽，就會減少會員攝影比賽的次數。比賽的目的只是讓會員就作品互相觀摩討論，提高攝影藝術的水準。

問：外人應以如何的方式才能參加貴協會的活動及成爲貴會的會員呢？

蔡新水：本協會每年都有舉行週年紀念餐會，屆時會在報章上刊登消息，讓對攝影有興趣的人士及本會會員到來參加，另外附有參加說明，有意加入者可來信吉隆坡二〇四四號信箱索取申請表格。一般上，對攝影有興趣的人都會注意到這類消息的，像我就是看到報上的消息而加入的，不少會員也是透過這種方式加入。參加手續很簡單，只要填好申請表格，連同會員基金廿元，每年會費十八元，另加兩張二寸照片，寄到秘書處就行了，待理事會批准後，發出會員證，就成爲正式會員了。會員每星期聚會一次，並且集體出發作戶外攝影，活動範圍通常是在吉隆坡十幾里內的地區，若去較遠的地方，就會預先通知。我們的協會是不分種族和階級，只要對攝影有興趣，都歡迎加入。

問：你們是怎樣喜愛上攝影呢？

廖兆雄：我是從學生時代培養起興趣的，那時學校有個攝影組，有一次拍照回來，我跟着別人進暗房看怎樣沖洗菲林和曬像片，在暗房裏看到把一張白紙放在藥水中翻來翻去，

慢慢就有影像顯現出來，我感覺很奇怪，就對攝影產生濃厚的興趣，畢業後加入以前叫作「馬來西亞攝影公會」的團體，向一些老前輩學習。我本來從事初級會計工作，後來就是因為興趣而轉入攝影行業。

陳德強：我加入協會有五年左右，以前我的興趣是健身，過後喜歡上釣魚，再後來就搞攝影，因為我感覺釣魚會受到各方面的限制，而攝影卻是永無止境，因為攝影題材很多也很廣，取之不盡。我喜愛上攝影，乃因攝影可留存當時的情景，年老時看回以前的照片，可以有美好的回憶。

（其他人都表示是從學生時代對攝影產生興趣而一直保持至今。）

問：你們從事攝影藝術那麼多年，有那一方面認為比較困難？

蔡新水：我認為是在構圖方面。

廖兆雄：講到構圖，這要視個人藝術修養而定，有時一張照片構圖的裁剪，對畫面所產生的影響大為重要。

蕭佑發：我感覺藝術攝影最難的就是要表達出個人的意念和感受。

孔萬良：有關藝術攝影的困難問題，是在於照片內容的表現，攝影家必須要有銳厲的眼光，對被捕捉的影像要當機立斷，同時加上純熟的攝影技巧及完整的配備，再加上繁複的暗房沖印過程，才能在照片上表達出來，務求畫面能達致盡善盡美。

問：怎樣來區分一張作品的好壞？

周兆光：作品的好壞有多種因素，以我本身來說，以前我認為照片清晰度明朗，即是好照片，後來參加為會員之後，大家互相討論研究及觀摩影展，才慢慢領悟到拍攝一張藝術照片不是那麼簡單，一張作品的處理全視照片內容而定，處理手法恰當，注意構圖、光線及色調，只要具備以上的條件，就能堪稱為一幅成功的作品。

問：作為業餘攝影家，怎樣才算有成就呢？

廖兆雄：我認為一個業餘攝影家，能夠說得上有些成就，就是當他獲得英國皇家攝影協會所頒發的榮銜，因為英國皇家攝影協會是世界上其中一個很有威望的攝影協會，他們在評審方面，要求嚴格，並不輕易頒發榮銜，每年世界各地有許多攝影家寄作品去

申請，最高錄取率不超過卅巴仙，要取得這種榮銜，必須要具有高超的攝影技巧、獨特的風格和優異的藝術表現。本協會已經有好一些會員獲得該協會所頒發的榮銜。

問：談談貴協會未來的發展和推廣攝影藝術的計劃吧。

廖兆雄：本協會並不是只靠個人力量就可以擴展的，要依靠全體會員同心合作以及公眾人士和各商家的協助才行。今後我們希望能舉辦更多的戶外攝影活動，擴大攝影範圍和題材，並透過報章的宣傳，讓更多人知道有這個協會，吸引有興趣者參加。我們計劃把國際沙龍影展辦得更好，希望報章能給予鼓勵與批評。舉辦國際沙龍影展的目標是讓本地攝影愛好者有機會欣賞到外國出名攝影家的作品，從中學習他們的技巧來提高自己的攝影水準。今年中，我們得到富士公司和永備能源電池共同贊助，舉辦全國彩色攝影比賽以及在湖濱公園舉行模特兒攝影比賽。希望今後能得到更多廠商來贊助我們舉辦類似活動，激發大眾的攝影興趣。我們將在明年和南洋商報合辦藝術攝影研討會，由本協會一些經驗豐富的攝影家主持，希望公眾人士屆時踴躍參加。

另外，會員們常常拿作品去參加外國的沙龍影展和各種攝影比賽，其中也獲得不少榮譽，像孔萬良，最近剛贏得北京舉辦國際影展彩色照片組的一等獎。我希望會員們多參加外國舉辦的攝影展覽，把本地作品介紹出去。

問：孔萬良先生，聽說你二月將在吉隆坡集珍莊舉行個人攝影展，請你先談談這次展覽的籌備經過好嗎？

孔萬良：一九七二年，我剛畢業於馬來西亞藝術學院，就有舉行個人展的意念了。我在藝術學院求學時，經常參加攝影比賽活動，且在比賽中獲得榮譽，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勉勵。畢業後，我決定往攝影藝術這方面發展，包括我的職業在內。學以致用，更重要的是我要靠一份與攝影這方面有關的工作來鍛鍊我的技術，利用純熟的技術，來創造藝術。這樣一直做下來，今年認為時機成熟了，而且也都籌備妥善了，便舉行個人展啦。

問：為甚麼會想到舉行個人攝影展呢？

孔萬良：近年來，在一些美術工作者的推動下，我國首都的美術作品展覽已經進入了一個高潮，每年每個星期，都有畫家舉行畫展。然而我覺得攝影藝術也是藝術的一類，我國的攝影家也很多，可是，除了一些攝影團體各別舉辦國際性及全國性的沙龍影展外，就很少看見有舉行個人攝影展。因此，我於二月廿號在集珍莊畫廊舉行個人作品展覽，是希望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激起我國攝影人士舉行個人影展的興趣，也拿出他們的作品來展覽，慢慢形成一種風氣。

問：談談這次展出作品的內容及對此次影展的感想吧。

孔萬良：這次展出的作品將近百幅，作品內容多以我國人民的生活為主，都是我這些年來所累積的作品，拿出來展覽，讓同好們有機會一起到來切磋和指教，從而提高攝影藝術的水平及推廣我國的攝影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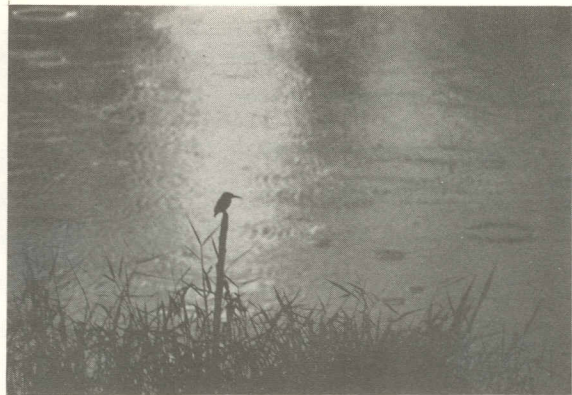
我也希望將此次所展出的作品拿到海外去舉行個人展。最後，我非常感謝馬來西亞藝術學院及集珍莊畫廊聯合主辦此次的影展。

（這次訪問從晚上七點卅分至九點卅分結束。多謝馬來西亞影藝協會六位理事，在此我們祝福馬來西亞影藝協會能夠繼續茁壯發揚攝影藝術。）



等待

孔萬良 A.R.P.S.



龍爭虎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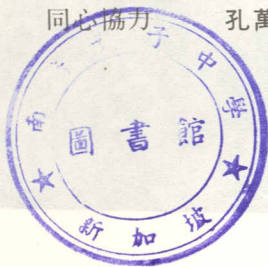
孔萬良 A.R.P.S.





同心協力

孔萬良 A.R.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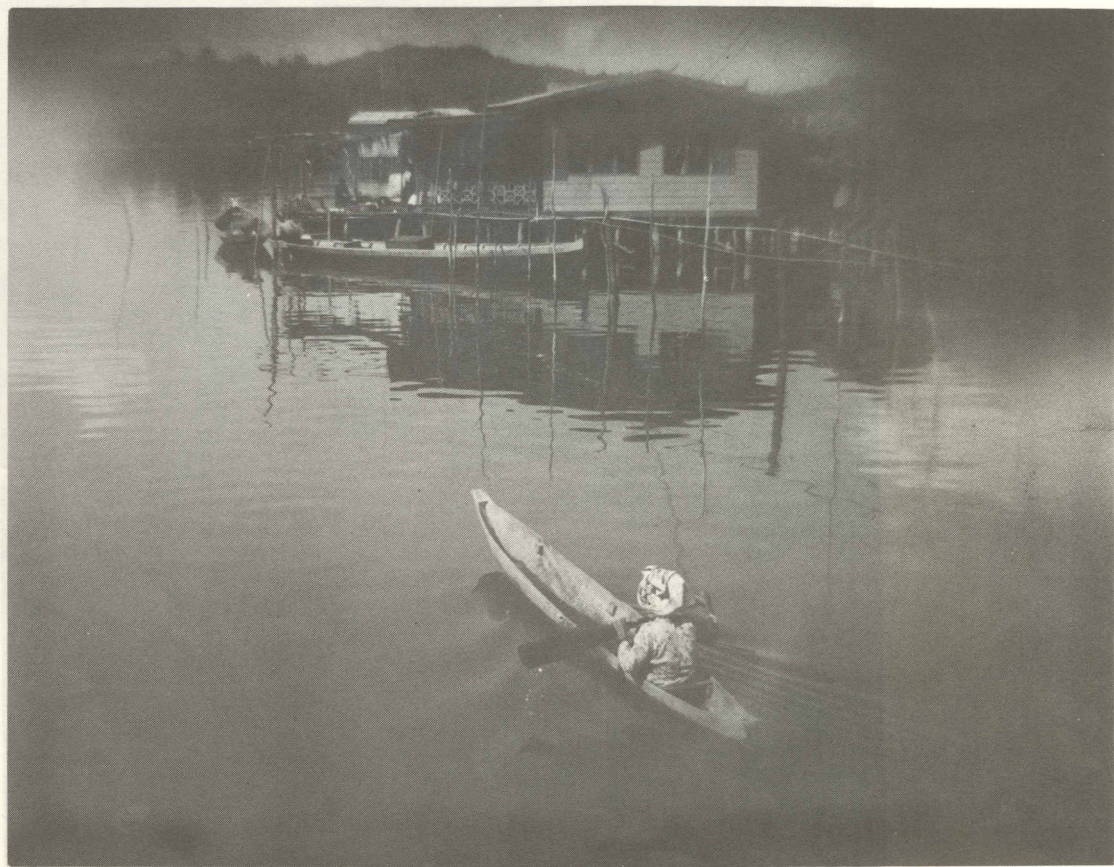


小當家

阮國凌 A.R.P.S.



神的護身 廖兆雄 A.R.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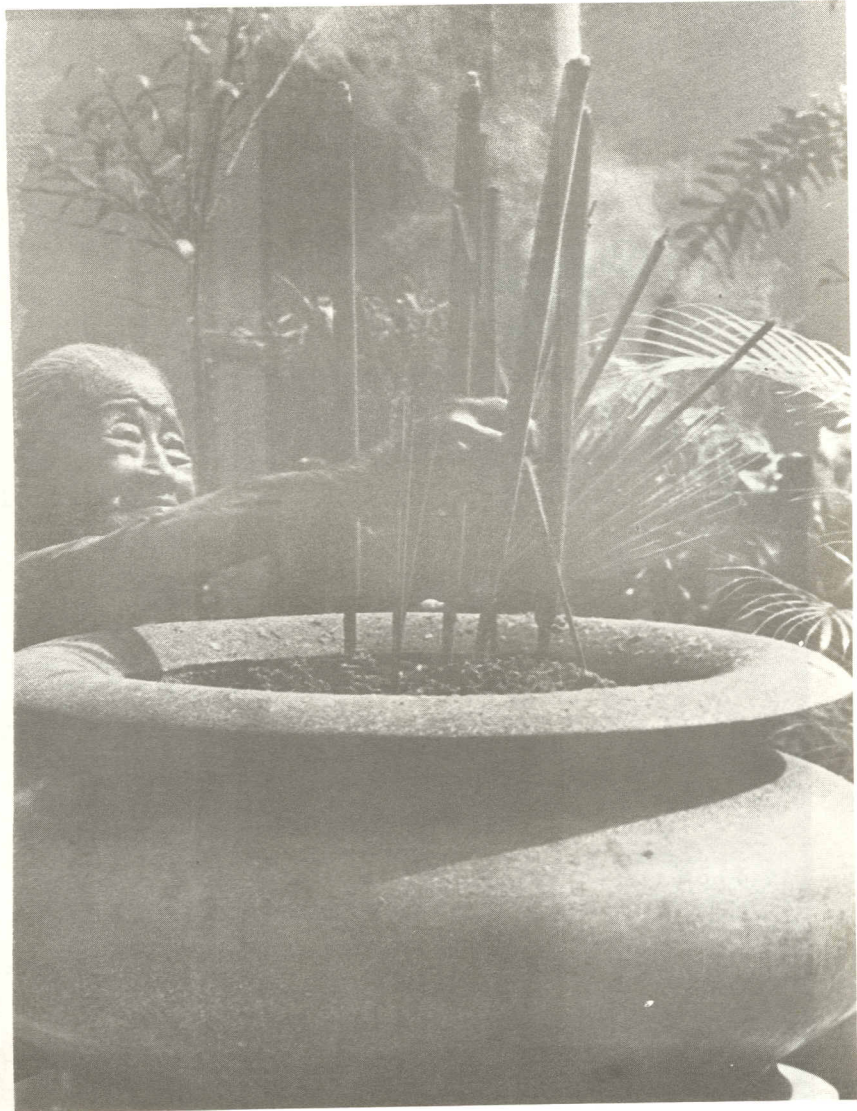
歸 蕭佑發 A.R.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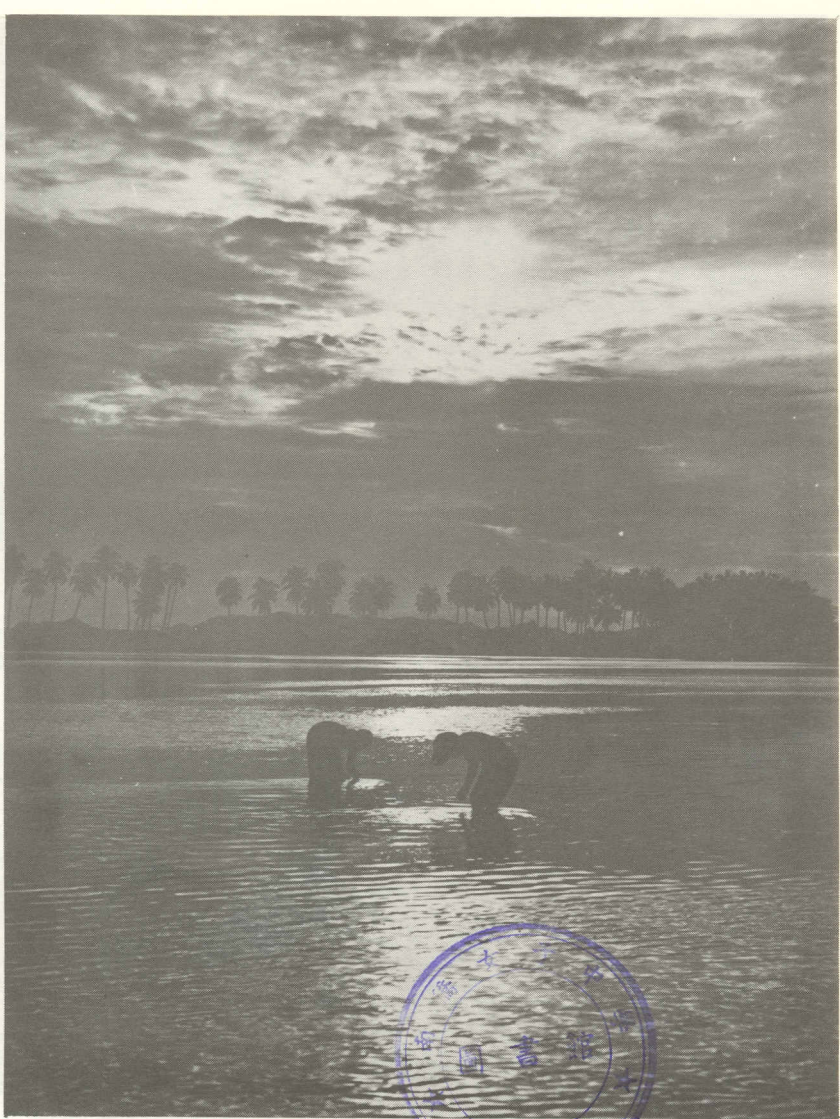
歸
本港區



老婦

劉兆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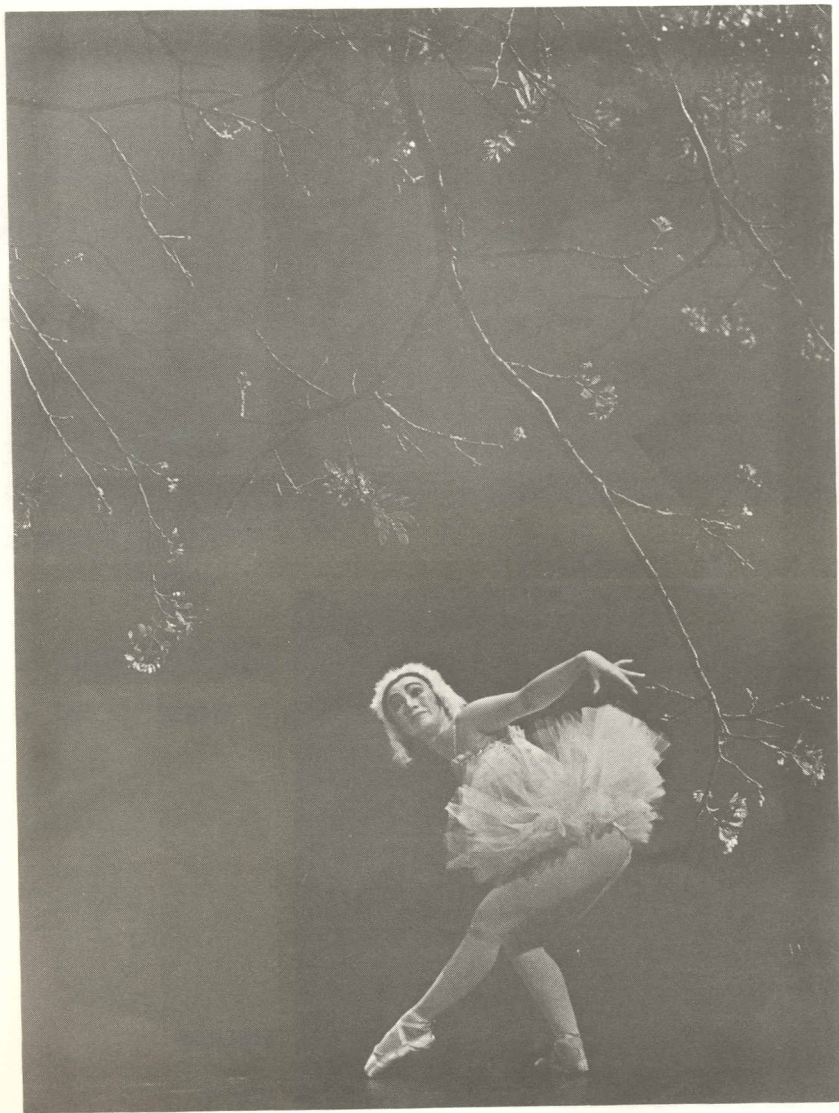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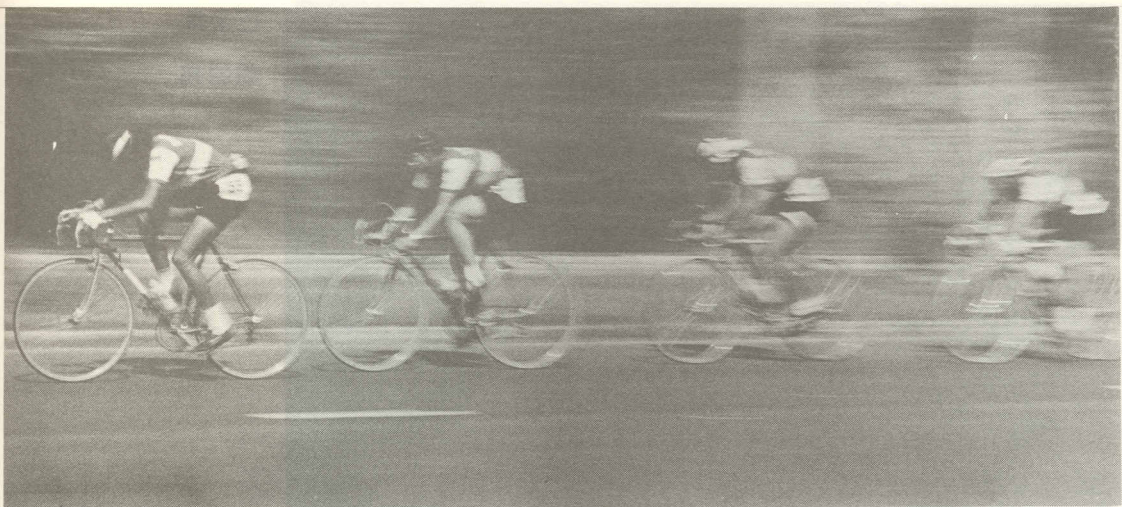
行雲浮日光

吳志廣 A.R.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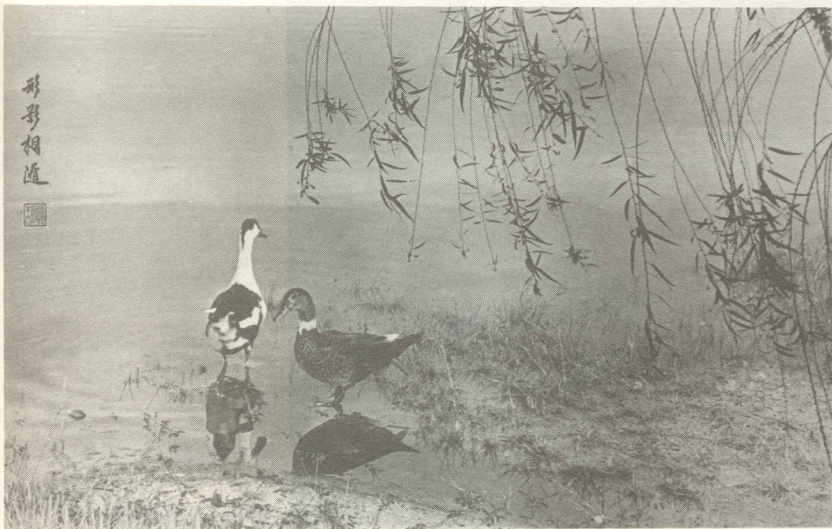
芭蕾舞

胡朝邦





追逐 劉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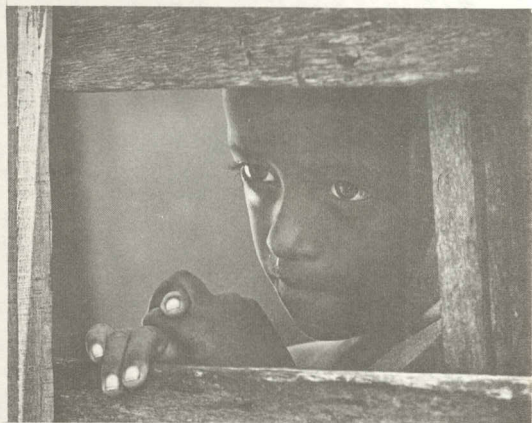


形影相隨

胡朝邦



幻境 李軒民 F.R.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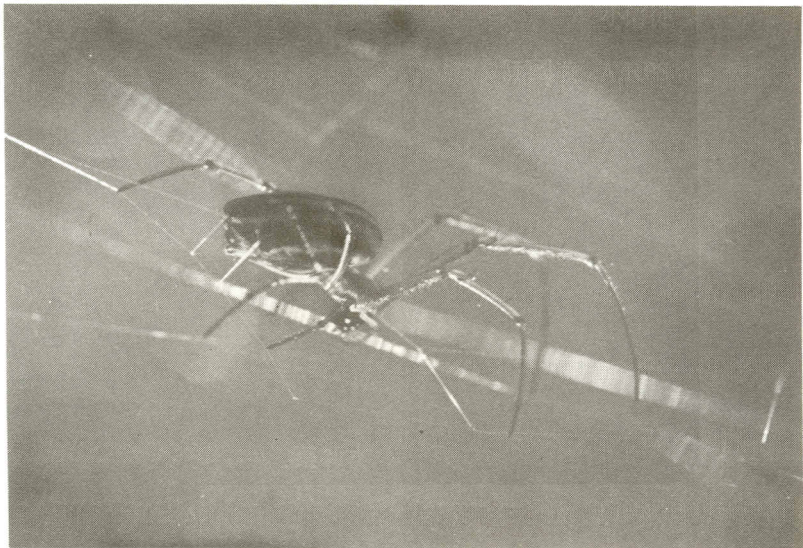


悶悶不樂

劉紹本

尋覓

孔萬良 A.R.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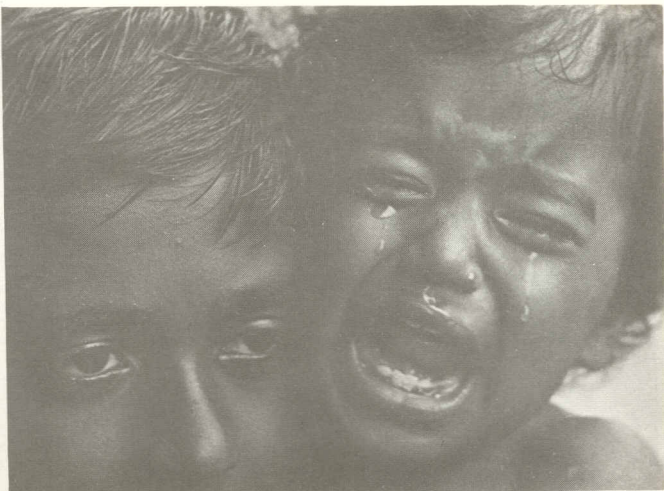


枯樹

孔萬良 A.R.P.S.

涕淚交流

胡朝邦



新村

蕭佑發 A.R.P.S.



兩小無猜 張子良 F.R.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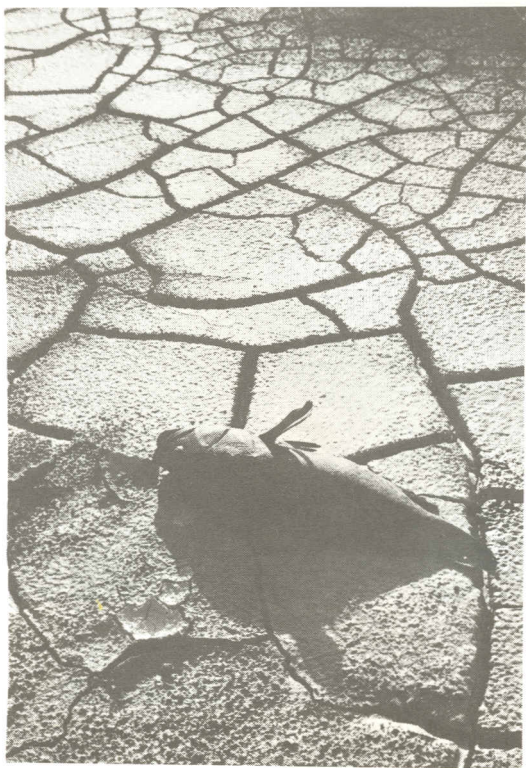


苗族兒童

陳惜耀

沖涼

吳志廣 A.R.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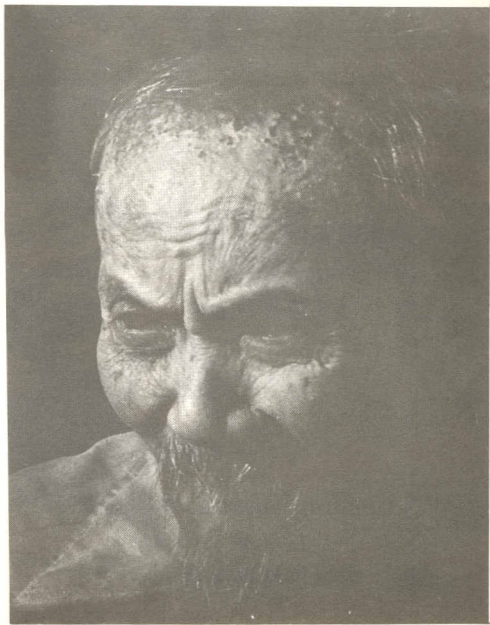
塘中無水魚難養

張子良 F.R.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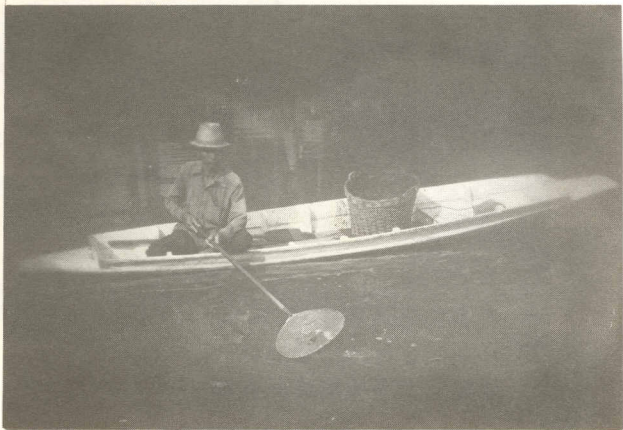
小信徒
阮國凌 A.R.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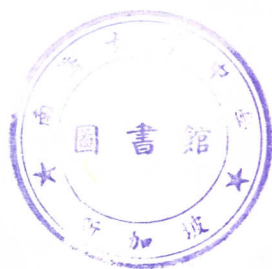
老者 蔡新水



清理 孔萬良 A.R.P.S.



畫壇巡禮



□ 中國書畫郵票及本地畫家作品展覽

主辦：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

日期：1月18日至2月7日

地點：吉隆坡馬華大廈

□ 五教授聯合畫展

日期：2月7日至11日

地點：吉隆坡集珍莊畫廊

□ 中西繪畫聯展

日期：2月12日至17日

地點：吉隆坡丹青畫廊

□ 盧伙生版畫展

日期：2月13日至18日

地點：吉隆坡集珍莊畫廊

□ 收藏水墨畫展

日期：2月19日至28日

地點：吉隆坡丹青畫廊

□ 孔萬良個人攝影展

日期：2月20日至25日

地點：吉隆坡集珍莊畫廊

□ Abdulahim Hussein 水彩畫展

日期：2月28日至3月14日

地點：吉隆坡真善美畫廊



爭先恐後 李軒民 F.RPS



蕉風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CHAO FOON MONTHLY



廖兆雄 A.RPS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agen penjual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 union book co ltd.,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 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